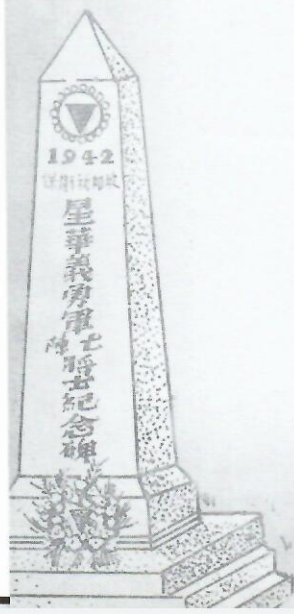


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

重印本





星華義勇軍戰鬥史 (重印本)

出版：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
231, Bain Street, #04-11,
Bras Basah Complex ,
Singapore 180231

印刷：Fuisland Offset Printing(S)Pte Ltd

ISBN: 978-981-07-7374-8

初版：2013年8月15日

定价：新币10元

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会长: 郭文龙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之前,本地数以千计的本地热心青年响应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会的号召,加入仓促组建的星华义勇军,誓为保卫新加坡而战。他们训练不到一个星期就以英军配发的简陋武器开赴前线,与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展开血战。

这一虽然短暂,却是用鲜血写成的历史,是永远无法湮灭的。星华义勇军也是新加坡华人团结一致,首次为保卫侨居地而英勇作战的历史,它标志着新加坡华人本土意识抬头。星华义勇军战士舍生取义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缅怀。

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后仅仅三个多月,星华义勇军的副司令胡铁君就编著了《星华义勇军战斗史》,这是最早完整记录这支军队的历史与功勋的册子,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和了解星华义勇军的重要著作。此书出版至今历经六十多年,早已绝版。胡铁君先生已逝世多年,出版此书的新中华出版社也早已不在,目前坊间再也买不到这本书了。

为了缅怀星华义勇军的光辉事迹与贡献,也为了向当年英勇保卫新加坡的战士表达敬意,我们重印这本著作,并附上近来报上和网上发表的与星华义勇军相关的几篇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我们希望,这册重印本的出版,能引发社会各界对星华义勇军历史的关注,共同推动纪念星华义勇军的活动,让星华义勇军的纪念碑或其他纪念标志物早日建立起来,以慰星华义勇军战士的英灵。

2013年8月

3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重印本出版说明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原书是32开本,我们改为16开本,这样显得更大方和有气势。除了个别的错别字与疏漏我们做了修改,全书内容基本上没有变动。另外增加了关于日治时期的资料与数篇报章上的评论文章以供参考。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小团体,我们的人力与财力十分有限,收集文章资料的“网”还撒得不广,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与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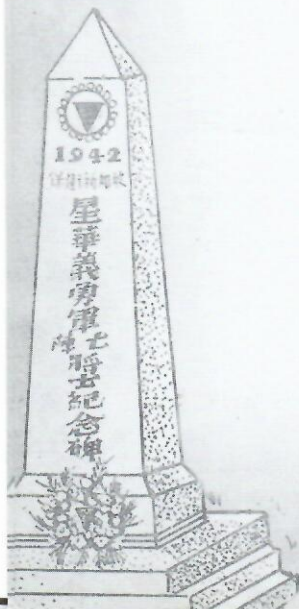
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
2013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



目次

序言

- 一 星华义勇军怎样的诞生
 - 二 星华义勇军血战经过
第一连出发；第一次奏凯；第二次奏凯；登陆战开始；裕廊律 15 碑之役；裕廊律 11 碑之役；保卫大星洲坚守林厝港；专吉生园我敌大搏斗三次遭遇战日兽兵惨败；林厝港 16 碑华澳军共抗敌；17 碑半 19 烈士战死；林厝港 12 碑我敌成拉锯战；第三连第四连奉命援救我军；保护星洲人民粮食 抢救丹戎巴葛货仓；樟宜受训
 - 三 三年半来抗敌工作 —— A.C.
 - 四 日寇法西斯酷刑 —— 傅连格
 - 五 林江石是怎样死的 —— 涛
 - 六 诗篇
林江石狱中遗作 —— 江石
悼林主任江石 —— 铁君
星华义勇军司令部 —— 陈平波
义勇军 —— 前人
逃难 —— 前人
 - 七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同志 —— 阿木
 - 八 悼阵亡及被难烈士 —— 义勇军全体同志
 - 九 致马来亚华侨行政长官顾问白克登公开信
 - 十 我参加义勇军 —— 何微波
 - 十一 新加坡保卫战的回忆 —— 胡铁君
 - 十二 忆林亚当同志 —— 林亚当夫人珍女士
 - 十三 追悼阵亡及受难烈士大会记（特写）
追悼引词 悲壮祭文 主席致词 星华义勇军对保卫新加坡的贡献（麦克伦旅长）..... 我希望星华义勇军（白克登少校）..... 星华义勇军待遇应该和人民抗日军一样（林亚亮）..... 星华义勇军开辟了反法西斯之路（新青团张大）..... 致谢词
- 附录：日治时期（1942-1945）的新加坡



序 言(一)

It is right, and highly desirable, that accounts of the exploits of all the Volunteer Organisations which fought for Malaya , and whose members subsequently suffered under Jap tyranny ,should be given full publicity so that they may be known to the whole world.

It therefore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to my friend Major Foh's account of the exploits of the Singapore Overseas Chinese Volunteer Corps, which , when the fighting reached Singapore Island, was incorporated with the force already known as Dalforc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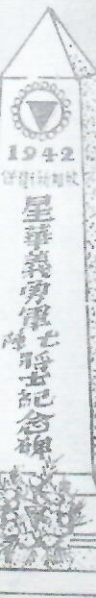
This Corps was formed as a result of deliberations between H. E. The Governor and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

It was composed of men of all political creeds and varied walks of life ; there were youths just from school ,old men , labourers and others .Their training was meager, for there was no time; their weapons were varied , sporting rifles of various kinds and even , in the Reserve Companies, repeating shot guns , for there were no Service rifles to spare . Such an assortment of weapons made ammunition supplies difficult . In spite of these handicaps these men of the Singapore Overseas Chinese Volunteer Corps fought and died nobly , all were fired by the same desire, to fight for freedom , to destroy one of the most bestial enemies of all time .Let their example be for ever a lesson to mankind .Let us in Malaya never forget them in a scramble for our own selfish gain .

CHINESE SECRETARIAT.SINGAPORE

星加坡华侨顾问官空军少校白克登识

3rd , December , 1945



(译文)

在马来亚之战役，各义勇军之组织卓著功勋，且其队员于日本暴政之下备受伤亡艰苦，是以对于其壮烈之劳绩，理宜广为宣扬，俾其昭昭之伟绩，得以传布于世界，此实吾人之厚望也。

职是之故，余乃撰作斯序而引以为快，盖余友胡铁君少校，拟将星华义勇军之壮烈功绩，笔之于书，按此星华义勇军于战火燃及星洲时，即与“打里”部队联合而编成一军者也。

此队之组织，实由星洲总督与各华人侨领合力策划而成。

队中包含各派政党之人物，其平素执业亦各有不同，如初出校门之青年学子，如老当益壮之皓首老翁，他如劳苦大众与各途操业者均有参加，虽其训练实欠充分，此皆由于时间急迫之故，彼等枪械亦至不一致，各种猎枪分行发给，对于后备队员且有发以翻制旧式枪支者，盖当时已无余械以供彼等矣。枪械款式既已不同，因而配给弹药亦形困苦，但虽处此不利之环境中，而队员仍能英勇应战，前仆后继壮烈牺牲，全军上下莫不本其为争取自由正义而战之精神，以歼灭此有史以来最残暴之兽敌，其丰功伟绩，垂诸千古而为天下法。余等居於是邦幸毋徒顾个人之私利，而遗忘此辈杀身成仁之先烈也。

星加坡华侨顾问官空军少校白克登识

1945年12月3日



序言(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铁蹄很快的，由吉兰丹哥打峇鲁，自北而南，不两月而席卷全马内陆。我国政府以联盟国阵线之一员，乃向英驻华大使建议，并由星洲总领馆，转饬党部侨团，报馆，动员马华人力物力，协助英军抗拒敌人。星洲华侨抗敌动员会，组成保卫团，劳工服务团，民众武装部一即星华义勇军。该部正主任是共产党员，副主任是国民党员，军队成员包括各阶层人物。在英司令打理上校，副司令胡铁君少校指挥下，以极低劣的武器与强敌相周旋，固曾予日寇以严重的打击，但也招致了惨痛的牺牲。虽然如此，可是星华义勇军，确首先代表了全马几百万华侨反日的精神，播下了三年半来抗敌的种子，开辟了当地人民武装打倒法西斯的大路，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功绩。

此次，胡铁君少校手编星华义勇军战斗史，嘱余撰序，我读他们的英勇事迹纪述，及致华民行政长官顾问信，实在悲壮动人。据友人传述，全马人民抗日军中央军委刘尧先生，就是原日该军的同志，其他散布于各地抗日军队里工作的，又何祇刘先生一人，其他不能离开星洲的战士，也曾干过地下抗敌工作。让我们打个比方吧，星华义勇军与人民抗日军是兄弟，如手足。与我国抗战中之马华机工队，同为除捐款筹赈外，以实际直接行动，抗拒敌寇之华侨三大有力部队。

44个月的恶梦，给盟军飞机大炮震醒了，人们一时忘却了战争，也许亦不复记忆惨痛的往事。现在人民抗日军是复员了，马华机工队被人们遗忘了，星华义勇军呢？记者本着报道的岗位，愿代向政府及侨胞请求，响应该军的呼吁，即抚恤烈士家属；救济失业志士，创办遗族学校。这样使烈士含笑九泉，志士安居乐业，而我们的责任才算完结。

胡伟夫写于《星洲日报》

1945年12月8日

(编者：按胡伟夫为《星洲日报》编辑主任兼记者公会主席)



内文



拟议中的纪念碑

一 星华义勇军怎样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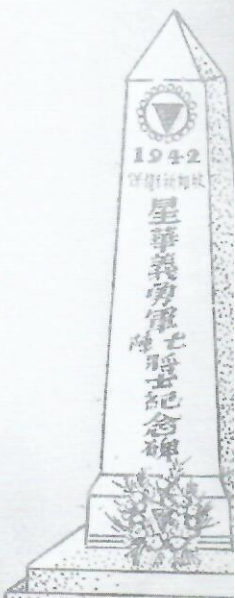
星

华义勇军是华侨抗敌的急先锋，他们首先代表了马来亚2百50万侨胞反法西斯的实际行动，他们站在新加坡前线的最前线，用血和肉去拼敌人的枪与弹，用血和泪去写华侨保卫新加坡的光荣历史，用血和泪去号召全马民众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法西斯侵略者，但是星华义勇军是怎样诞生及他们的战斗经过情形，因为那时星洲情势混乱，华文报已停刊，很少人知道详细情形。故特於兹公诸社会，作为侨众的参考。

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侵略马来亚，于吉兰丹哥打峇鲁登陆，以破竹攻势击败英兵，重庆中央政府鉴于马来亚情势严重，欲保护华侨第二故乡，欲增辟海外战场以牵制日寇兵力，必须动员海外侨民。乃向英驻重庆大使建议，由英大使转电汤姆斯爵士进行动员工作，最初总督仅作消极的防空工作人员雇用，其后因北马情形更严重，霹雳重要防地相继陷落，12月27日政治部长及总商会长连瀛洲，林谋盛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处，传达总督欲彼领导华侨总动员，协助英当局保卫马来亚。29日总督乃召集各政党及侨领开会，会中曾决定华侨总动员事项。30日陈嘉庚乃假中华总商会，以总督命令召集侨众大会，大会曾通过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会，分设保卫团，劳工服务团，民众武装部——星华义勇军。31日继续开会选举职员，并决定以晋江会馆为总办事处，保卫团，劳工服务团立刻征募团员，协助英政府服务战时工作，民众武装部经会议公推正主任一人（马来亚共产党员林江石），

副主任二人（中国国民党员，名字不详），负责组织星华义勇军，在当年参加大会之各抗日社团设立义勇军报名处，开始征募自愿入伍之华侨热血青年，一星期间报名者已达三千之众，其后陆续报名者数达万名，而柔佛之黄梨及树胶工友约数万，跃跃欲动，愿与星洲义勇军配合行动。

1942年1月31日夜，英政治部长以电话请民众武装部正主任林江石谈话，据称“柔佛英军已撤回星洲，柔佛长堤已炸断，明天，新加坡保卫战将开始，当局已决定死守星洲，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星华义勇军应立即集中，开赴前线，协助当局保卫星洲”。2月1日林主任乃发出命令，将星华义勇军集中于该军司令部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因当时星洲情势混乱，交通困难，报名参加义勇军人员，多因空袭迁移地址，故该军虽有甚多侨众加入，然出发赴南师总部者，实只一千三百人。马来亚英军司令部派出之官佐亦已抵达总部，以英人打理上校为总司令官，副司令为华人胡铁君少校负责指挥该军，民众武装部，由晋江会馆迁移至司令部执行任务。



一 星华义勇军血战经过

第一连出发

1942年2月4日中午，第一连同志奉命出发裕廊18碑前线。连部设于离马路约300公尺的胶园里，右侧方为第一排防地，中央及左翼是第二排第三排防地。在右侧方大约是10英里的十八吉芭最前端，面临着碧绿大海，对面是新山，敌人进攻新加坡的根据地，十八吉芭不是高山，也不是大杵林，不过是一个荆棘丛生，泥泞没膝的一个很难行走的地方，我们的前哨阵地设在芭的中央一间茅屋里，每当奉命赴前线警戒的时候，同志们必须经过一条羊肠小径，那里泥泞过膝荆棘丛生，甚至有许多枯腐的荆棘，埋藏在土中。通过这条艰险的道路时，一不小心，足就要受伤，但是这种的艰苦，我们毫不觉得，因为那时我们只知抗日杀敌，大家都抖擞着精神，在那里筑防御工事及演习战斗工作，每个人都以愉快的心情迎接敌人进攻。

同志们不慌不忙等候敌人靠近我们的防线时，大家向着敌艇瞄准，长官下一个“放”的命令，敌人的狗命，随着枪声倒了几个，巡逻艇迅速地退却了，当时除派一位同志，向上峰报告战情外，其他的同志仍旧肃静地执行防卫任务。

第二次得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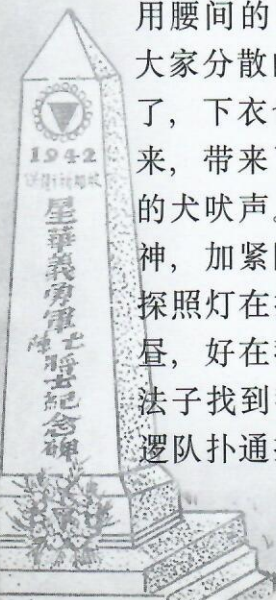
6号的晚上，风声更加紧张，指挥官命令加紧戒严，敌人照样的用着探照灯，搜索我军，因为昨天晚上吃了亏，敌人派更多的橡皮艇，大约是有30多艘，但每艘橡皮艇只坐着一个敌兵，在前进时露着狰狞面目，同志们一点也不害怕，相反的更增加同志们敌忾同仇的决心，当敌艇抵达我军火力有效射程内时，同志们的手榴弹在敌艇左右爆炸了，步枪也集中火力在发射！不断地发射！把30多艘敌艇都通通葬身于海底，兽兵一个也没有生还，夜是静悄悄，四面的虫声和海的怒涛声，好像是向我们奏凯旋歌。

登陆战开始

7日的早上，英国军官——连长——召集全连同志训话：“根据各方面情报指示，敌人将于今晚或明晨开始向新加坡大规模登陆，诸同志应该更加严密地防备。”新山的大炮怒吼着，敌人借着重火器的掩护，于8日下午七点半钟开始登陆了，同志们依着老法子，等敌军靠近防线时才开始攻击，这一次敌人败退了，是晚深夜三点多钟，敌机在我军阵地上空，投下很多照明弹，大地如同白昼，大概是第一次败退敌军报告了我们的防御阵地，飞机上的机关枪弹，如同暴雨一样落在同志们的周边；对岸的炮兵也集中了火力向我们炮击，

第一次奏凯

记得5日的深夜，陈灿与十几个同志利用地物，将浮在水面上像鸡笼似的东西，用腰间的巴冷刀，砍成了一个圆形小口，大家分散的埋伏在里面，海潮渐渐地涨大了，下衣也湿了，一阵一阵的海风迎面吹来，带来了敌人的野炮声、喇叭声及新山的犬吠声。同志们鼓足了勇气，抖擞着精神，加紧防范监视着敌人的行动，敌人的探照灯在找寻我们的阵地，照耀得如同白昼，好在我们已经早就掩蔽着，敌人没有法子找到我们的阵地，过了一会，敌军巡逻队扑通扑通的，向着新加坡的海岸前进，



在此种情况下，我军仍屹然不动，一直到黎明时才与敌人发生剧烈战斗，你来我往，杀得敌人心胆也寒，我军正想乘胜追击时，友军防线崩溃了，我军受着右侧方的压力，如不趁势退却，将陷入敌军包围圈，因此不能不向后撤退。

裕廊律 15 碑之役

敌军的炸弹与大炮，沿着裕廊律继续炸击，天公也不作美，下着很大的雨，大家徒步向裕廊 15 碑（碑或石指英里，下同）前进，驻扎在没有人住的空屋。——那时该处居民早已疏散——早餐后，全连义勇军同志开了一个会议，准备向上峰请求给我们更好的武器，更多的子弹，准备反攻敌人，与敌人作殊死战。可是计划还没有提出，而中午 12 点钟，敌人的重机关枪开始向我军阵地扫射，敌军的尖兵队开始向我军防地跃进，立刻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双方均有死伤，在我军英勇抵抗下，敌军被迫采取守势，二小时后，敌军复卷土重来，并有飞机数架在上空掩护，在战壕里可以很清晰看到飞机上的太阳旗和那日本字，本来英空军在马来亚内陆作战时已经被敌机压倒了，因此我军上空绝无掩护，任敌人作低空扫射，而且那 15 碑一带童山秃秃，绝无天然遮蔽物，在此双重压迫下，我军复向后方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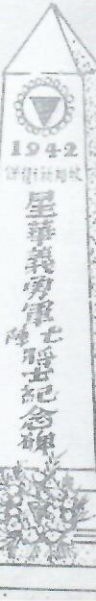
裕廊律 11 碑之役

裕廊律 11 条石一带所有高地在日军未曾登陆时，英军司令部早已部署着大批军队于该处，并且筑有坚强的防御工事，当我军在裕廊 18 碑一带与敌军激战时，这些防地就连续不断，遭受敌机轰炸。8 日深夜我军奉命由 15 碑撤至此地布防，该处的地形，是品字形，尖端高地为我军，右翼为印军，左翼则为澳洲军，我军虽经一夜辛劳，但为着战局紧迫，大家都鼓着勇气，忘记了疲倦，黑夜中加紧布防，及

巡逻与警戒。这夜平静地过去了，9 日早晨九点半钟，我军因携带的炊具沿途略有遗失，因此诸多不便，故早晨大家仅进些点心充饥，这时我军哨兵瞥见日寇三人坐着脚踏车，沿裕廊律柏油路前进。该哨兵一面监视敌军行动，一面派同志向上峰报告，当敌人迫近我哨兵警戒线时，我军来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三名兽兵已饮弹而亡，不久敌军大队兵员配合着空军战车，向这品字形阵地，分头攻击。我军不顾情势之恶劣，奋勇迎敌，坚决保持阵地，在这广大的战场上剧战数小时，不幸的右翼印兵防线开始崩溃，我军压力加重，正连长英人此时已受伤毙命，乃由副连长负责指挥全连同志继续作战，左翼澳洲军已与我军采取密切联络，并向敌军作勇猛冲锋，我军为配合友军作战，亦争先恐后，奋勇向前，敌先锋队一名已被我军擒获，并毙敌多人，我军亦有 6 人殉难，双方在旅进旅退中，争取主动。正在此时后方澳军主要阵地遭敌机蹂躏，破坏不堪，再继续死守，情势已不允许，乃迫得与澳军共同退却，曾突破数度包围线，并遭敌军埋伏射击，是时星岛四周，已在浓烟炮火笼罩着，我军仍据守武吉知马六条石与敌人继续顽抗，至最后 5 分钟。

包围大星洲坚守林厝港

林厝港是距新加坡相当遥远的一个地方，从武吉知马 10 条石向西行，经过丁宜飞机场一直前进，在马路尽头就是林厝港 19 碑半，那里在平时是一个风景柔美地方。可是在战时，它就成为保卫新加坡的要冲，英军总司令部曾部署着一队澳洲军防守该处，星华义勇军第二连是驻守在右方的英人“专吉生”胶园里，利用胶工住的屋宇作为我军驻扎地方，有一排是负责警戒连部，其他二排则分别巡视海岸。敌人对林厝港是非常注意，经常用大炮飞机向那边轰炸，最初炮弹是稀疏，后来渐



渐地密了，机关枪也在我军阵地作低空扫射，但是同志们并不因此动摇了抗敌复仇决心，对于阵地的防守，丝毫不肯放松，6号夜间，适值第一排第二班负责警戒时，5艘敌橡皮艇开始向我军防地进发，我军与澳洲军一同发炮，把敌艇击沉3艘，余下2艘，狼狈退回去了。

专吉生胶园我敌大搏斗

7日起敌炮兵开始连续不断地向我军阵地作有次序的点放，敌机也与敌炮兵采取一致行动，一批一批的飞来我军上空，扫射机关枪与投放炸弹，暴风雨一样的炸弹，落在我军阵地，但并不得到很大收获，只有一个同志受了伤。黄昏后敌人投放照明弹，一方面指示炮兵目标，一方面在找寻我军躲避所，以使用机关枪扫射，这是登陆战马上就要发生的征兆，同志们更加小心防卫，个个持着枪很紧张的等候敌人前进。时光漫漫地过去，黎明的时候敌人的登陆行动终于开始了。最先敌人用5艘登陆艇作前锋，一经靠近我军阵地，立刻击沉了，随后敌人更多舰艇，并且上空有飞机掩护，浩浩荡荡前进，那时候双方喊杀之声震天动地，彼此的炮火，好像连珠炮一样的响着，左翼澳洲军的战斗似乎更剧烈，不过经过了一个钟头，枪声渐次消沉，同志们都很欢喜，以为进攻左翼的兽兵已败北，正面的进攻当然也不能为力，当大家很高兴的时候，左侧方突然有日军谈话声音，我军乃知事态不妙，立刻埋伏在茅芭里等候敌人，一个命令，手榴弹与枪弹向敌兵打去，两个兽兵僵直直躺在那里，已是血肉模糊，以后更多的日军，如潮涌一样向我军阵地围攻，那时同志们虽然坚决地抵抗，但已知左翼澳洲军阵地一定发生了变化，我军的官长指示了方向及集合地方，各排分别的突围而出，此役双方死伤颇重。

三次遭遇战日兽兵惨败

在撤退的路途中与敌人发生三次遭遇战。第一次我军以迅速的战斗行动，击毙敌兵1名，其余的兽兵乃向后方窜逃，另一个班长他的名字叫做梁文雅，在一个羊肠小道上也碰上5名兽兵，立刻展开战斗，此役毙敌3人，我方亦有2个同志受伤殉难，约摸是再前进半英里又遇着一队几十名兽兵，双方亦发生战斗，我因众寡悬殊，并不敢恋战，且战且退，直至与友军取得联络，敌兵始不敢追击。

林厝港 16 碑华澳军共抗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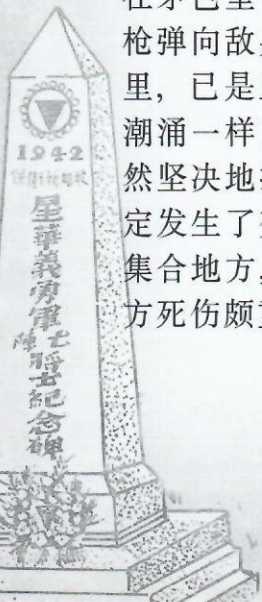
同志们按照上峰指示，集合于林厝港 16 碑与澳洲军三百余人汇合一处，声势乃振，敌机追踪炸击，使童山上的我军，有不少死伤，敌步兵对那 16 碑高地，也作包围行动，加且包围圈已次第缩小，澳军当局乃决定突围，大家满坐在罗里车上，一直的冲出，不幸得很一辆罗里车受了伤，不能走动，那些兵士均被敌人捉去，有一部不肯被俘受辱者，坚决的与敌人战至一枪一弹，才壮烈殉职。

17 条半碑 19 烈士战死

冲出专吉生胶园时，第三排一部同志失去了联络，而该排排长何微波左手且受了伤，当退至 17 条半碑时，遭敌包围，同志们毫不惧怕，坚决地与敌人作殊死斗，结果激战一点多钟，而该排冯松经、莫奉恋、冯廷坤、何琼等 20 位同志，除该排长尚生存外，其余均壮烈战死于星洲曦光社后面高地。

林厝港 12 碑我敌城拉锯战

9日中午12时，我军全连同志均集合在12碑，此时澳洲军已与我军取得密切联络，该处与日军部队，曾发生非常激烈恶斗，在一点半钟的攻击中，义军死两



人伤若干人，澳洲军阵亡10人，敌兵则战死30多人，经过这场恶斗后，敌气焰已稍减，我军乃联合澳洲军开始反攻，敌军狼狈败逃，我军乘胜追击，进展5英里，是时我军仍有一二小部队，仍在后方与敌激战，见我大队反攻获胜，乃与大队汇合，及后敌再派兵增援反攻，我军因实力悬殊，且战且退，以候援军抵达。

第三连第四连奉命援救我军

第三连原防巴丝班让13碑一带防地，第四连则防守后港樟宜一带，因武吉知马战局危急，乃奉命离防援救我军，是时武吉知马一带浓烟蔽天，战事甚混乱，双方几成混战，在英印军与澳洲军数次反攻新山时，我军亦配合动作，旅进旅退，转战于武吉知马之原，建功殊伟，但牺牲亦重，据后来昭南日报随军记者报道日军当局曾误认我军为中华民国正规军便衣队，延慢了日军登陆时日，此后新加坡战局起了绝大变化，英当局已决定将星洲作战略放弃，我军无法，乃奉命陆续从前线，返回总部，星华义勇军于2月13日宣布解散，然仍有大部同志继续战至15号英军投降前最后一分钟，星洲沦陷后，诸同志继续为抗日而努力，因此遭敌屠杀者不少，而在敌后工作，建立功勋者亦甚多。

保护星洲人民粮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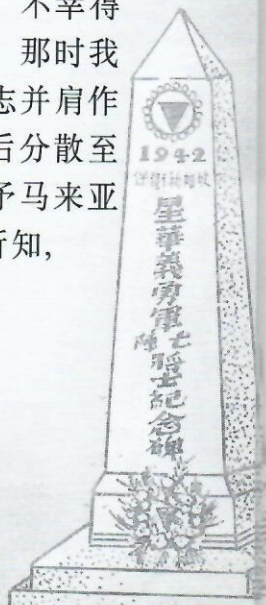
抢救丹戎巴葛货仓

“没有行军，先行粮”这是中国古代用兵一个先决条件，直至现在这话还是适合，当年新加坡遍地烽火浓烟蔽天，每个人民都感觉到粮食的重要，政府当局为万全计，也曾将米粮及白糖等分配到各会馆各商号寄存，目的在减少敌机的破坏力。政府物质存量虽丰，然星洲是否要作长期战斗，那时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复这问题，因此星华义勇军对于全星人民粮食非常重

视。当那年2月3日敌机炸中了丹戎巴葛货仓时，火势燃烧甚烈，眼看这些珍贵粮食用品要毁于大火中，那些胆怯的抢救员，已屈服于敌机炸弹下，“打理”上校——我军的司令官，说明了粮食重要，征得林主任同意，仍派出三百余同志，前往目的地抢救，以最英勇姿态进行工作，使得英籍抢救员频频以拇指或V字向着义勇军同志们微笑。可是敌人很狡猾，他们知道炸中了货仓一定有人抢救，乃利用着焚烧货仓的浓烟为掩蔽，从高空前来偷袭，投下暴雨式的炸弹，但是义勇军在空袭警报发出后，仍继续工作，直至最后一刹那，才全部卧倒，因此迫不及待，很多人伏在同志们的背上，有一处连续伏着4个同志，而上面2个同志是死亡了，第3位背上也受了伤。这次的空袭死伤（亡？）了3人，轻重伤数十人，同志们的英勇事实，于次日华字报上和大家见面了。

樟宜受训——老陈

1942年1月，新加坡正燃烧着抗日的火焰，武装民众，保卫大星洲的口号，响遍了每一个角落，可是当时军事人才贫乏得实在可怜，抗敌动员委员会为补救这种缺点，曾由武装部林主任派出23位同志，赴美芝律义军行营长官处，检查体格，然后派赴樟宜十三条半石训练营训练，这些同志们多数懂得英语，训练期间，虽屡遭敌机低空扫射，但大家并没有恐惧与气馁，仍旧在紧张情况进行工作，不幸得很一位同志竟死于暴敌枪弹之下，那时我们虽然没有派到前线与义勇军同志并肩作战，但是这些人员，于星洲沦陷后分散至各地教练与组织人民抗日军，给予马来亚军事上很大的帮助与发展，据我所知，



三 三年半来抗敌工作回顾

——A.C.

星洲陷落后，我同着几个同志，离开星洲，他们有的在柔佛金马士下车，有的在中马的雪兰莪下车，我是不断的前进，直至北马一个村镇才下车。目睹着那些乡村给日寇蹂躏得鸡犬不宁，许多人避居深山，民族败类到处在做那趁火打劫的勾当，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中。

继续为抗日而奋斗，是星华义勇军解散时的共同口号，共同工作目标，日子是模糊了，一天的中午，我集合了该村十几个热血青年，在一个广大的山林里开会，决定了组织游击队方针，此后大家照按方针，努力工作，我们的队伍，开始建立起来。敌人的进攻，也加紧了。我们的流动队时常与敌奸走狗发生冲突，但是每次的冲突汉奸走狗都饮弹毙命，我们的队伍没有一次不安全凯旋。

经过了相当时日，我们的队伍与其他的队伍取得联络，并且接纳上峰命令，经常开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最初的一年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也非常困难，粮食的恐慌与药品的缺乏，使许多同志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身体瘦得使人不敢相信。每天仅吃些少木薯与食盐，有时一连数天都没有吃，吃粥的机会更少，饭是不用说。如果病倒了，那也只有听天由命。在这些困难条件下，同志们并不失望气馁，反燃烧着誓与敌人作殊死战的无名之火。夺取敌人的武器，增加我们的实力。在这种口号下，我们的队伍就在敌人的疯狂压迫下强大起来了。

敌人的强暴横蛮，使马来亚三大民族同胞，从梦中惊醒，三年半来他们都站在饥饿的死亡线上。他们已经了解自己的责任，也认清了敌和友。因此对于游击队的

帮助渐次增加。不单是粮食方面，同时在情报方面也有很多贡献，因此敌人搜索游击队的困难增加了，我们袭击敌人的效果却扩大了。

我们的军训是具有特殊性的，不是仿效某个国家，我们是把一切进步的战斗精髓抽出来，加上自己研究的效果，并且配合马来亚地理环境及人情风土而成为马来亚抗日军的步兵操典。我们有时读书，有时操练，有时作野战演习，有时却做耕种工作，有时也出发“打狗”（指消灭敌奸），三年半来我们就在这样的工作范围内消耗了时光。

随着时间的延长，民众更进步了，我们也更进步了，在第一个年头的困难问题，已次第克服，群众对于粮食及金钱的帮助加多了。对于游击队的行动更加了解，更加同情，更多帮助，成千成万的各民族青年都加入抗日队伍，敌人的破坏与诽谤，毫无效果。但是敌人对游击队的进攻并不放松，反变本加厉。如叫平民作集体居住，以绝人民对游击队接济，设保甲制度，实行以华制华，农村里的犬也要杀绝，以减少兽兵搜捕游击队的困难，他若统制粮食……无不竭尽智力，想尽方法与游击队斗法，但由于马共政治路线的正确领导及民众普遍醒觉，敌人的政治攻势崩溃了。合配着政治攻势的是兽兵，不断的进攻游击队的根据地，可是每次的进攻都付出很重的代价，却没有什么收获，不过乡民受了更大的鱼肉。那是兽兵在每次进攻失败后，都迁怒于民众，因此身陷囹圄，遭受人间最残酷毒刑而死亡的，不可胜计。

最后的一年，我们的队伍更强大，并且得到联合国给予新式武器并服装粮食药品。汉奸走狗与寇兵的死亡率增加了。横蛮强暴的日寇，终于在游击队面前宣告屈膝！



四 日寇法西斯酷刑

——傅连格

星洲沦陷后，我不幸地被逮捕而受我一生所未体味的拷刑，这是1942年3月15日，是我一生永不能忘掉的日子。当时，我被逮捕到日寇特高科（即宪兵部），在一间所谓刑讯室，桌旁坐着两个狰狞凶横的日寇宪兵和一个台湾走狗翻译员，还有几个正立着等候日寇命令出卖良心的走狗败类，日寇宪兵蛮横凶恶地要我自己承认罪状与招出认识同志的踪迹，在当时我料定这件牢房是我一生过程的最后阶段，一进了这里，再也无生还之望了，招与不招，结果都是一条死路，于是决定始终不招出任何义军的口供，这却动起了日寇的野蛮性，他站起来，紧握拳头打在桌上，厉声不绝地骂着，走近我身旁，突然一拳向我面上打来，穿着皮靴的脚也跟着踢来，我鼻破血流，无抵抗地跌在地上，走狗便接二连三踢球似地乱踢，日寇宪兵的木棍和走狗的鞭子，如雨点地打在我身上，我整个身体几乎要爆裂了，手被绑在背部在地上滚着，日寇宪兵更说我倔强，把我倒吊在桌旁，用鞭子鞭打着，一个青年，被灌着水，忍无可忍地反抗，拼命冲出门去，但仍被逮捕回房里，于是日寇宪兵和走狗便把他绑起来，扛着摔在地上，几分钟后，这个青年便可怜的被摔死了，还有三个青年，被拷刑得昏去了，我从下午二时被倒吊鞭打一直到四时多，当晚，我在牢狱，一阵阵的酸痛，钻在骨缝之间，身体痛得不能躺下，和我关在一起的一个广东人，因白天被拷刑得太严重，整夜哀痛地呻吟，他那凄绝声调，使看守牢狱的马来人流出眼泪，他神经迷失了，不能回答我问他的话，天亮时，他已睁大眼睛，咬紧牙关，凄惨地死了，第二天，我又被带到那人间凄绝的房里，据说要判决我的罪状，但仍无判决，日寇宪兵仍是一面拷刑，一面审问，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我是抗日分子，是

英政府的走狗，是义勇军……。那残酷的拷刑，使我感觉到死得愈早则愈早爽快罢了，拷刑后又被关在牢狱，一天一天地同样被审问被拷刑，最后才被判决无罪释放。

这日寇法西斯在马来亚演下了三年多惨无人道的历史惨剧，谁也永不遗忘的！

五 林江石主任是怎样死的——涛

今天——在抗日反法西斯胜利的今天——我来写民众武装部林主任的死亡原因，心头感到无限的沉痛与悲哀，日本法西斯疯狗的凶残、毒辣、阴险、狰狞面目，汉奸走狗的无耻、帮凶、敲诈的可怕脸孔，血淋淋的现在面前，心头重新燃烧着打倒日本法西斯匪贼，杀尽汉奸走狗的无名愤怒火焰！

林江石（又名亚黑），广东梅县人，是星洲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照我看来他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意志坚决，做事甚有魄力，实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忠实信徒，战前曾被捕入狱，星洲岌岌可危时，才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宾。（按：当时汤姆斯总督曾邀请各党派人物，赴总督府商保卫新加坡大计），我认识他是在晋江会馆，由一位义勇军同志介绍的，虽然彼此共同工作的时间很短，然而他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就是我写这篇东西的动机，不过很抱歉，我知道他的事实太少了，那是遗憾！

记得他是在1942年4月15日被捕的，在被捕后曾越狱逃走，不数日又再被捕，可是他还是心雄胆壮，在未到集中营前，曾准备作第二次越狱，手铐和脚镣都已打破，可是不幸得很，计划未成被敌人发现，而遭受最残忍的毒刑，一连数天没有得到饭食和水喝，所以江石主任自从这次毒打后，身体更衰弱了，满身都是伤痕，数天不省人事，到集中营时，完全不能跑



路，敌人根本不怜惜，变本加厉用木棍乱打，用脚乱踢，到集中营后，病便一天一天的严重起来，当年7月18日那天——永不能忘的那天，与世长辞了。当亚黑主任未死之前，非常痛苦的一直呻吟了三天三夜才死的。回想起来，怎不使我们愤怒痛恨呢？！

关于亚黑主任致死的原因，主要的可分为：（一）受刑过重，前面已经说过，他在两次逃走不成功，给敌毒打得不能行动，一切的刑法，可以说是17世纪最野蛮，用绑带绑住手脚压着进行灌水，吊在杆上用棍乱打，施用电刑，麻痹神经……在6月25日下午由兵部押到监狱的半路，亚黑主任不断地遭宪兵的毒打，情形惨不忍睹，使人永不遗忘！（二）长期挨饿，饥饿死亡，战争毒打是与日寇分不开的东西，被捕后，监禁在宪兵部两个多月，未曾吃过一次饱饭，移入监牢中也是终日挨饿，本来被敌人用各种野蛮刑罚摧残到半死，加上长期挨饥饿，哪里有不死的呢！另外一个致死的原因是没有卫生，被关在房里整日等候食饭，没有洗面也没有漱口，从早上9时，一直到下午6时（东京时间），整天关在监牢内，没有机会见到太阳，也没有机会冲凉和换衣服，根本也没有衣服可以更换，所以一经患病，病势必日见加重，直至最后一次呼吸，亚黑主任就在这情况下牺牲的。

血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要替林主任报此大仇，唯有惩办残暴敌人和帮凶的汉奸走狗。

六 诗 篇

林江石狱中遗作

——江石

奋身投入死阵中
遍体鳞伤碧血红
目睹惨状心已碎
昔年壮志逝如风

悼林主任江石

——铁君

一生长在战争中
突破图围志识雄
惨受毒刑终不辱
万世名留灿如虹

星华义勇军司令部

——陈平波

新山对面义军壕
杀灭敌人气概高
胜利第一是信念
猛烈炮火心不摇

义勇军

——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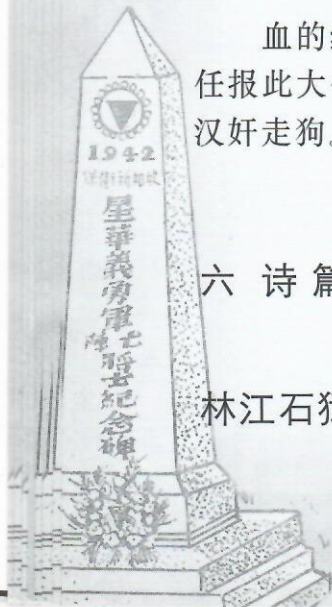
义军将士战术强
攻破敌阵保家乡
男儿杀敌为国仇
收复失地争光荣

逃难

——前人

避难二载又八月（注）
荒草充饥破衣缺
侥幸奸狗计无路
侥幸奸狗计无路
才免志士男儿血

（注：二载又八月可能是三载又八月之误，因马来亚被日寇占领了三年又八个月）



七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同志

——阿木

提起这位名副其实，一生都为救国反法西斯而斗争的岑振符老同志的名字，新加坡及全马人士是不会生疏的。他是广东恩平县大江村人。“七七”事变后，他站在小贩岗位，执行救国救灾工作。根据民国26年9月16日，星华筹赈会的报告，岑同志曾作27次卖物报效，合共叻币一千零五十四元一角三分。民26以后他继续为救灾恤难而努力。殆马来亚战事发生后，岑同志以救灾恤难工作，不能拯救祖国之危亡，乃站在抗日杀敌的最前线，贯彻他一生的救国志愿，毅然加入星华义勇军，在新加坡沿岸及武吉知马一带，与敌人搏斗，曾建立抗日功勋。英军放弃星洲后，岑同志继续努力抗日，因此遭汉奸走狗们嫉妒，致遭日寇逮捕。然始终不肯供出抗日同志姓名，及协助敌奸工作，活活的被敌人打死于警局。此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堪为国人模范。

其妻一生也协助乃夫做救国救灾工作，年虽逾六十，然勇敢不让青年，英军重返新加坡时，氏曾作激烈演说，侨胞受感动者至深。其公子亦因救国而殉难，这一家均努力救国，固是岑同志的光荣，也是本义勇军的光荣！

八 悼阵亡及被难烈士！

——义勇军全体同志

亲爱的烈士们！为着寻求人类的快乐与光明的自由平等乐园，你们都在黑暗中长眠了！西方的德意法西斯蒂溃灭了，东方的疯狗也死亡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获得了空前的大胜利！你们虽然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但你们的血并不是白流，真理与正义的曙光，已经照到黑暗角落。

黎明之后才是天亮，快乐与光明的自由平等乐园，虽然已经在望，不过在这旅途中，仍旧布满了荆棘，为了必须抵达彼岸，我们将踏着烈士的血路继续前进！前进！！

为了要替祖国开辟海外战线，为了要保护华侨生命财产，为了要发扬侨胞的爱国精神，你们已经葬身于新加坡沿岸与武吉知马山头。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这该是你们的光荣！

民族败类，陷害了你们，敌人虽用各种最残酷的毒刑施诸于你们，但是你们始终不妥协！不投降！这是烈士的光荣！人类的榜样！

你们的遗族我们将永远安慰他，教育他，直至他长大成人。那么你们将没有后顾之忧了。

长眠吧烈士！安息吧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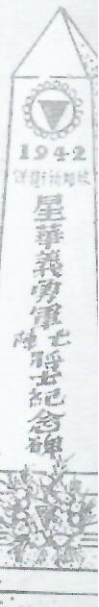
烈士的血路继续前进！前进！！

为了要替祖国开辟海外战线，为了要保护华侨生命财产，为了要发扬侨胞的爱国精神，你们已经葬身于新加坡沿岸与武吉知马山头。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这该是你们的光荣！

民族败类，陷害了你们，敌人虽用各种最残酷的毒刑施诸于你们，但是你们始终不妥协！不投降！这是烈士的光荣！人类的榜样！

你们的遗族我们将永远安慰他，教育他，直至他长大成人。那么你们将没有后顾之忧了。

长眠吧烈士！安息吧烈士！



九 致马来亚华侨行政长官顾问白克登公开信

亲爱的马来亚华侨行政长官顾问白克登先生！

在世界反法西斯蒂胜利后，我们有机会与盟国的长官谈话，我们是引为荣幸的，相信先生也有同样的感觉，假如这推测是不错，那我的报告就开始了。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在哥打峇鲁登陆后，以破竹攻势，击败英军。前任海峡殖民地总督詹姆斯爵士，乃认定欲阻止日军攻势，非动员全马民众不为功，乃要求当时之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星加坡各政党各团体，成立星洲抗敌动员委员会。该会统辖劳工服务团；自卫团；民众武装部三大机关，以协助政府维持秩序，供给劳工，武装民众保卫星洲，星华义勇军隶属于民众武装部，该部正主任为共产党员林江石，副主任则为国民党党员。

当1942年2月1日，日军抵达柔佛新山时，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宣布：“马来亚战争已告结束，新加坡攻防战即将开始。”在那时新加坡的形势是非常危急，英军政当局开始发给我们枪弹，并将星华义勇军隶属于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部下，军部代言人也曾声明星华义勇军与英印军的待遇是一律平等。

军司令部设在本坡金炎律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我们的组织是以团为本位，团之下是连，连之下是排，排之下是班，每班14人，每3班是1排，每3排是1连。连的战斗员是约在134人，加上指挥官、勤务兵、炊事兵，大约是150人，总共司令部统辖8个连。总司令官亦即是团长，是

英国人打理上校，副司令官是华人胡铁君少校，正连长也是英国人，副连长都是华人，不过这里加了一个翻译员。

我们的服装是蓝色，右臂上有一块三角的红布，头缠黄色的布，因为那时新加坡找不到钢盔及其他的军帽。

武器是使用18世纪的猎枪，当时我们曾经剧烈反对过，军部的解说，这里没有现代的武器，等到新的运到时，我们就换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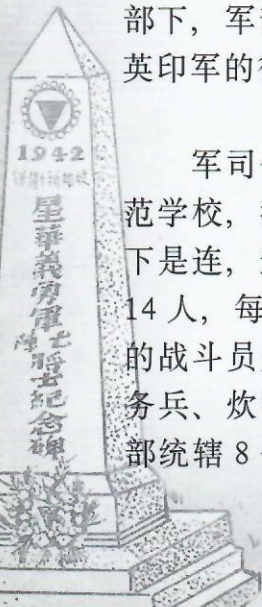
当时我们醉心于抗日杀敌，要替祖国开辟海外战线，要保护侨胞生命财产，也就不反对了。

这样一个形式的星华义勇军，有一排给英国摄影记者摄去了，临别时他说：“要把你们的军容，在银幕上放映”。本坡首都戏院及英伦银幕上，也许出现了照我所报告的军队。那就是1942年保卫新加坡的星华义勇军。

记得是2月3日的下午，义勇军正在训练的时候，敌机炸中了丹絨巴葛的货仓。奉上校的命令，我们动员三百多人，到那边去抢救，在抢救中敌机再来爆炸，这一役死了三人，轻重伤五六十人。

战局更危急！4日中午第一连奉命出发防守裕廊律。那时日军海上巡逻队给他们击毙了几个，敌人橡皮艇也击沉了数艘，这消息曾刊登于当时本坡华文报，翌日，第二连，第三连，第四连，陆续出发至林厝港，巴丝班让，及后港一带防地，最初他们的工作是建筑海岸防御物，把许多相同长短的杆，直插于海滩。

7日敌大炮向裕廊律作24小时不断炸



击，防守第一防线的我军屹然不动。次日晨敌军就在裕廊律登陆了，经过剧烈战斗后，双方死伤甚重！印度友军的防线崩溃了，我军的第二排遭包围。在那时突围成了他们一致行动，结果也完成了目的。

9日早晨一个义勇军同志，奉命从前线返回总部，报告前线作战消息，使上校和我暂时静默。以后沿新山的海岸都发生了战争，武吉知马的山头与沿途，敌我作战非常剧烈。“水牛式”的飞机是落伍的，在马来亚内陆作战时，已被敌机压倒，这样就把我们的一切，暴露于上空，敌机用约手榴弹大小的炸弹，无限止的从天空落下地面，死伤情形，不问可知。

升旗山的大炮，开始怒吼！星洲的民心更震动更恐慌！那时是在黑夜，我同留守总部的英军官和我的部属——电炮兵司令部，询战局变化情形，他的答复“你无权过问”，经过解释，说明我们是星华义勇军总部，如战局危迫时，我们要用适当步骤，处理这里数千义勇军，他改变了回复腔调“真正变化最快在三四天后”，此后军队从前线陆续回到总部。

13日这是悲痛的纪念日，司令官打理上校，在总部草地上，用不大纯熟的粤语，对我们训话：“当局已经决定，新加坡将作战略的放弃，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部，对你们英勇寄无限希望，因此不愿将你们作无谓牺牲，留待6个月内，英军重返马来亚时作内应”。这是出上校意外，星洲竟沦陷了三年半，而马来亚又不需“内应”英军就可和平进占全马，愿上帝保佑上校及其他英国官佐安全，我们非常系念。假如再有机会在和平后的星洲见面，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啊！

上校带来了叻币，义勇军同志每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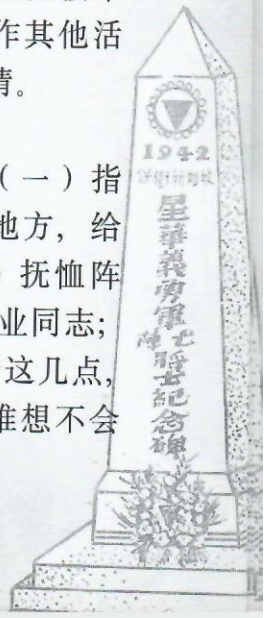
给10元，我也一样拿了10元，大家各自离开，这是所谓解散。余下来的钱和枪弹交由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同志收藏待用，他是星洲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沦陷后他被敌人拘捕，经40多天的毒刑，始终不肯投降，临死时作3天3夜的呻吟，才与世长辞。

这种惨无人道的毒刑，施诸于星华义勇军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并不感到痛苦，相反的更增加了我们义勇军的光荣，但是这仇恨，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的报告应该结束了，先生想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故事，白思华总司令，汤姆斯总督，以及沦陷期间留在星洲的你的友人，是不会给你失望的，下面是我们向先生提出的意见了。

义勇军的成员是复杂的，它包括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书记、工友、舞女、学生、莱佛士大学学生、侨生……各政党、各阶层的分子，因为那时我们不问信仰，只要他们具备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勇气，就合格的，今天日本法西斯蒂溃灭了，我们抗日杀敌的任务也完结了，因此我们今后没有了共同目标。义勇军的同志们同意将星华义勇军总部结束，而另成立星华义勇军联谊会。那时候我们的宗旨，不是抗日杀敌，而是联络感情，研究学术，并且经常救济失业同志，安慰与互助阵亡及被难烈士的家属，除此之外，我们不作其他活动，那当局会对我们更了解更同情。

最后是我们提出四项请求，（一）指定在新加坡裕廊律一个交通中心地方，给我们建立阵亡烈士纪念碑；（二）抚恤阵亡及被难烈士家属；（三）救济失业同志；（四）给我们择业优先权。我想关于这几点，英国是有已定条例的，如果我的推想不会



错时，那我记得当1942年，我们义勇军同志开始荷枪实弹、捍卫星洲时，军部代言人，曾经声明星华义勇军与英印军的待遇，是一律平等，那么我们的请求，不是新的东西，而是要请英当局实行诺言而已，英国是以信用昭著于世界的绅士国家，对于我们的请求，当不致使星华义勇军全体同志失望吧！最后让我来恭祝先生永远在愉快中生活。

星华义勇军副司令胡铁君少校启

十 我参加义勇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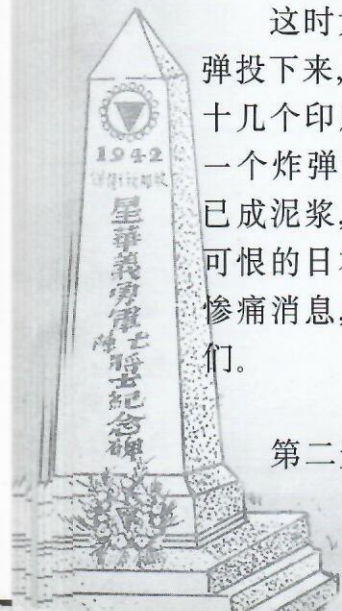
——何微波

为着要消灭人类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为着保卫新加坡，我就在1941年参加星华义勇军，我们仅在敌人的飞机炸弹轰炸下，进行短时间的军事训练，记得那时候，丹戎巴葛8号货仓一带，给敌人的炸弹炸着，当时虽烽火冲天，却没有救火队和抢救队，因为他们已在敌人的大炮飞机下崩溃了。那时英政府便要求义勇军同志协助救火工作，为了星加坡的粮食，不至在火焰中消逝，俾抗敌实力能加强起见，同志们便精神奕奕的出营救火了，在烽火漫天中，在货仓里面的罐头爆裂的声浪中，我们同志都很紧张的进行抢救工作，大约一点多钟的时间，敌人的飞机又来了。

这时大家便马上分开躲避，敌人的炸弹投下来，几位同志牺牲了！轻重伤很多。十几个印度兵士，藏躲一个地方，给敌人一个炸弹投下，可怜这十几个印度兄弟，已成泥浆，我们个个咬紧牙根，同声共骂可恨的日本鬼。这时民众武装部接到了这惨痛消息，便派救护队，和罗里车来接我们。

第二天，我们便编成队伍，拿一支猎

枪，受着短时间的军事训练，便开始出发了！我是第二连第三排的副排长，我们一连有150多人，同行的有3个英军官，我们驻防的地方，是林厝港的海岸，出发的时候，敌人的迫击炮弹，不断地在我们头上飞过，到了第三天夜里敌人已经从澳洲兵驻防的地方冲过来了！前方的澳洲兵，已经后退了，这时交通电话被敌人打断了。第三与第一第二排断绝了联络。深夜三点多钟，敌人来了！这时可恨的日本鬼，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命令一下，哒——哒——哒，同志们的枪弹一齐向敌人打过去，我的手榴弹也抛过去。敌人马上纷乱起来，狼狈逃走，我们大声地喊：冲过去！2只日本鬼子倒于地上，大家哈——哈——大笑臭鬼子，结束了你的狗命，第二次敌人冲过来，我们的子弹差不多用完了。在危急中，我们便慢慢地退却，和几百个澳洲兵取得联络，这时敌人的飞机在我们的头上，不住地用机关枪扫射，我的左手受了轻伤，我们的阵地也被敌人紧紧包围着，澳洲兵便开始冲锋，我们也开始冲锋，不幸得很有几个同志被捕，并排成一行枪毙。枪声响时，几位同志已经跌倒，鲜血直流，这时我便昏过去，伏在地上，有2位同志压在我身上，鲜红的热血，盪洗我整个周身，好像洗刷了我们的羞辱，这时我动亦不动，心里想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牺牲是光荣的，祝你们甜眠吧！倘如我真不死的话，终会代你们报仇，我想我一定死的，因为敌人住在我们的附近，不让我们死在这里腐臭，一定会把我们载到别的地方去埋，到那时候日寇发现我没有死，结果也会再被枪毙。我在这样不住地想着，一直将到晚上，敌人还没有来掩埋，2位压在我身上的同志，血腥已臭得难闻了。我只是忍耐，到7点多钟左右，狡猾的鬼子哨兵，啪——啪——啪的脚步声，在我的身边跑来跑去，这时我不能够逃走。



9点钟左右，忽然雷电大作，大雨如注，这个哨兵好像羔羊般的跑进屋子里去，这时我慢慢地逃走，我想我的生命不会牺牲了。可是附近的屋子，却住着日本鬼子，没有看见一个侨胞。白天我卧在山林里，到夜间我从一个山跑到另一个山，在山中两天时间，肚子饥饿得很，有一夜我便慢慢地爬进一间屋子里，找寻东西食，当我进去不久的时候，有4位澳洲兵也进来，这时我以为是日本鬼子，便赶快的躲入床下，心里怦怦怦不住地跳着，心想这次又被敌人捕着一定是死路一条。4个澳洲兵拿一只照灯，四面照着，慢慢地照我躲的床下来了，这时我很恐慌！他们便用手招我出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友军澳洲兵，这时我才安心。他便向我讨东西食，他不了解我的苦衷，我亦是与他们一样饥饿呢！便给他们一个失望的回答，他们便别我而去了！

到第二天的早上，一个年约50多岁的侨胞，进入这屋子内，我喜出望外，我便跑出来询问可有路出来星加坡否，他便把我大骂一顿，说昨夜我们几个人进入他的屋子内偷东西食，叫我赶快离开，不然，要叫日本兵捕我。我诚恳哀求着他，结果他原谅我，并指示我一条生路。他说现在的日本鬼子见到我们的中国青年，就要屠杀，如果你会游水，游过新山那边去吧。我便对他说，谢谢，依他的话，跑到海边，遥望大海茫茫，空虚的肚，疲倦的身体能够游过这广大茫茫的海洋呢？但，为着最后想，不得不鼓起勇气前进，在半海中，我的精神已经疲倦了，气力差不多要断绝了！我便游到中间一个岛上休息，将到晚上我才找到一块木板，我便坐在这板上游过去，这夜便在海边卧着，整夜受着蚊虫的摧残，第二天便从树胶林里慢慢地跑着，可是好像在茫茫的大海，找不到归宿，这时只有带着饥饿的肚子乱跑，在不知不

觉中，跑到柔佛八条石，李光前的黄梨园去了，得到黄梨充饥，以后找到一间屋子，里面几位老人，我便将逃难的经过告诉他们，这几位老人很同情我，便留我住了两个月的时光，才到别的地方。听说我的姐姐每次见莫君到我的家里，她就流出悲伤的眼泪，因为莫君以前和我是最好的朋友呢！最可笑的就是我的姐姐还买很多的纸衣服烧给我做鬼穿呢！

十一 星加坡保卫战的回忆

——铁君

1941年12月8日，敌军在北马哥打峇鲁登陆后，很快的进展到北马。同月23日的下午，战线迫近我住的地方，因此我同一位昔日星中报同事陈君开始“撤退”，火车抵达打巴律时，一位客人说：“这列车在拿哈曾遭敌机扫射，随后华都牙也车站也遭了轰炸，真是危险啊！”他在叹气。

26日在马六甲会见江君，与甲埠青年组织抗日部队，但进行不很顺利，在那里住了一星期，正感到苦闷的当儿，在报上看到了陈嘉庚先生奉坡督命令，召开侨团大会，成立星华动员总会，该会分设保卫团、民众武装部、劳工服务团。我就在那天很欢喜地到了星洲。

次年2月1日，我开始统率该军一部，出发赴南师（南洋师范学校简称，下同）——义勇军总部。

这一群只具爱国热情而没有军事训练的青年，继续不断地向南师集中，第二天英国军官来了，武装部主任林江石同志，他同英军官“打理”上校——是义勇军的正总司令官——商量后，要加一个少校大官衔给我，作为义勇军的副司令官，当时实在有点不敢当，不过由于当时义勇军里，



很少人有军事学识，因为我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在这种情形下，不过勉强接受了。战局一天一天的加紧，星洲岌岌可危。一位英军官因此闹了笑话，他要义勇军立刻开到前线负责防卫星洲，否则前线有任何不利，要义勇军负责。这真是好笑极了。他在急迫中竟以为义勇军是神，好像没有我们，星洲立刻就要陷落了。我们回答是冷酷的：“谁叫当局这样迟缓才发枪，星洲纵有任何变化，这责任我们不能负担，而是英国的执政者”。我们的部队终于执着大概是18世纪的猎枪——开至星洲的最前线。在出发的那天，国民党的黄同志率领一部工程队，他们对于地雷的埋放及手榴弹的使用是有专门学识，而且会说英语具有一切军事常识，这样我在非常欢喜的情境中，把他们分别的派到每一连里面工作，同时马共宣传队，也不断的鼓励他们。在这紧张情况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连继续由南师开到前线去防卫。记得当敌人的巡逻队在柔佛海面移动时，曾遭第一连同志袭击，获得小小的胜利，消息传出后本坡各字报就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过誉的奖语。

经过飞机大炮24小时的炸击后，2月8日的清晨，敌人登陆了，负责防守该地的同志，正在激烈战斗中，左右及后方的友军竟退却了，在恶劣情势下，他们仍然继续奋斗，手榴弹及枪弹用完了，在粮尽援绝时，第二排且遭敌人的包围，他们虽突围而出，但损失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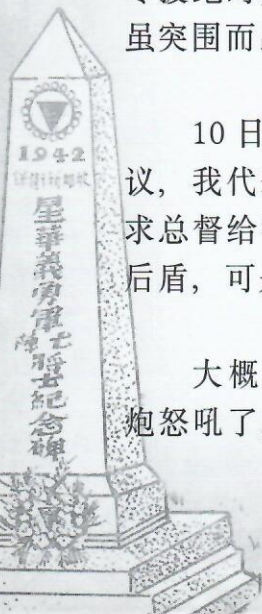
10日在皇宫戏院开星洲民众紧急会议，我代表义勇军出席，在大会中决定要求总督给我们较好的枪，民众都愿为我们后盾，可是这要求并没有传到总督那里。

大概是11日的晚上吧！升旗山的大炮怒吼了，战局的恶劣不言可知。在那是

我曾同一位英国军官用电话问他们，究竟新加坡的情势是怎样了，炮兵司令部答复是：“你没有权过问”，后来经过再三的解释，并说明了我们是星华义勇军总部，假如战局真正危急时，我们要采取最后步骤，处置这里数千义勇军，于是他们说：“战局的真正变化当在三四天后”，第二第三天，义勇军陆续的从前线回到总部，究竟这次死伤多少人都不能作切实的算计，这是一件抱憾的事，而且负责收藏义勇军名册的林主任又殉难了，所以今天没有法去调查真正义勇军的姓名。

13日的早晨大家集中着，等候打理上校司令官到来，大约近中午时他来了，用着不很流利的粤语对我们训话，“新加坡已经决定作战略上的撤退了，当局感于义勇军的英勇，不愿将你们作无谓牺牲，上峰已经决定在今天将你们解散，希望你们在英军进攻马来亚时作为内应……”。大家听了这消息，垂头丧气，每人领了10元饷银及粮食，扫兴的各自奔走，而遗留下的枪支与弹药，则由几位共产党员负责埋藏。

我离开了南师，本想同如旧几个人，往苏门答腊，可是没有船，结果大家还是分开，那时候大家都看我们是“危险分子”，不愿与我们同住，没有法子我回到客属总会——没有人敢拒绝的公共地方——。2月15日永久不能忘记的日子——新加坡的战斗停止了。16日早晨又得到超凡叔的允许，由客属总会到了他的宝号一万川栈——因为那时的客属总会容纳了数千难民，决不是一个安全地方，这里得特别感谢超凡叔，他以伟大同情心，收容一位被认为“危险分子”的我。同时许多同乡要来送旅费，我虽然没有接受，这也是要感谢的。



3月中旬，得到情报，知道火车头的检查是不大严厉，我就改装换脸并且偕同一位女士，平安地通过了检查线，在内地山间蛰居了41个月。

前天我带着稀奇与快乐的心情，踏进了可爱的新加坡，真有不胜今昔之感，许多同乡与友人都以平安两字互慰着。不过他们许多人曾被这个“不肖”的胡知芳——我的字名——的义勇军拖累了，给汉奸走狗作为勒索的借口，损失许多钱，真使我太难为情，不能不向他们赔罪，同时也有人告诉我在沦陷期间的义军同志有少数人变节，我回答他们，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因为一个团体里面的中坚分子，必须要经过大时代的淘汰，才会成功的，何况星华义勇军从组织到解散是在短时间内进行，对于他们并没有经过鉴别与训练啊！不过它已经替新加坡保卫战的历史写下了一页华侨抗日血泪史，三年多来始终未附敌而继续与敌人斗争的同志们！舍身于新加坡海岸与山头的烈士们！这该是我们的光荣吧！

十二 忆林亚当同志

——林亚当夫人珍女士作

天宇暗淡无光，海风萧飒凄凉，在那荒山野岭上，狰狞黑暗的牢狱里，我们沉痛地追悼着亲爱同志们的光荣牺牲，他的牺牲已经是一年了，就是在这个血的7月里，是那样的凄凉悲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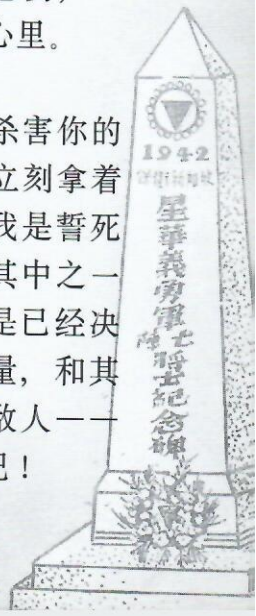
在两年前的7月，日本法西斯蒂的刽子手，把我们英勇伟大的同志们惨杀死了。虽然是死了，可是死是绵延不绝的，他们的死是为了人类利益，为了尽忠于党而死，所以这里葬着的并不是尸首，而是种子，许多的人会继续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你们留下的责任我们会担当！这血的仇恨总会有报复的一天，千千万万的人在沉痛的

追悼，无数的同志走上抗日武装，这爱与仇交织着的雄伟的7月，是我们马来亚历史上光荣灿烂的一页！

许多的同志在这7月里殉难了，在这许多英雄中有一位是我最亲近的人你啊！静静地安睡吧！你是已经完成了你做人的责任，实在是为了党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决心，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你不投降，不屈服，不出卖，把自己肉体牺牲了。而保存了党的利益和自己的人格，你的死是伟大的，要不是敌人把你杀害了，今天你的贡献会更大。

我对你的死在个人感情上，是万分的悲痛的，在我的心坎中划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我们同居只不过短短的一年，可是在这一年当中，你所给我的是亲切的指导，无上的鼓励和督促，真是一位贤良的导师。记得日寇登陆而要避免被捕起见，我们俩分手了，那时你还和我握手，你毫无难过，脸上微笑着，你说：“你去了，你要去贡献你的力量，你要替兄弟们替我和党带上无上的光荣，你如果被捕绝不可投降敌人，不出卖，不可贪生怕死。”现在你真的实现你的诺言了，你的声音仿佛还在我的耳边，你的微笑，还映在我的眼前，可是竟成了永别了。你的活泼跳动的性情，严肃紧张的头脑，煽动热情的姿态，是永远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你的精神是不死，你的言行，你的忠勇，一生的奋斗是永远活跃在每个人的心里。

今天你的死是一周年了，那杀害你的是无比万恶的野兽。我纵然不能立刻拿着刀去替你复仇，可是你等着吧！我是誓死追随着你的后生的，我也是党内其中之一的女战士，我的人生奋斗目标，是已经决定了为大众，我坚决尽我一切力量，和其他同志们共同推翻那杀害我们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同志你好好的安息吧！



今天我们沉痛的追悼你们，我们的悲哀，我们的愤恨，心里积满了一股奔腾热血，努力我们的工作来报仇雪恨，来继续完成你们留下未竟的事业。

天宇暗淡无光，海风萧飒凄凉，在荒山野岭上，黑暗牢狱里，我们悲痛的追悼着同志们的光荣牺牲啊！你们好好的安睡吧！最亲爱的同志们！（转载自《血仇》）

林亚当又名惠余，福建人，1942年组织星华义勇军时，他被星洲马共市委会派赴司令部协同工作的人员，同年4月15日与老黑同时被捕入狱，同年7月31日死在狱中，他在司令部工作时，对该军贡献很大，举凡一切与英人协商他都有参加，因为他能说很流利的英语，因此把这篇东西介绍到本军战斗史来当然不会过分，而原作者珍女士当然欢喜，新民主文化服务社诸先生也当然可以原谅。

——编者志

十三 特写

——追悼阵亡及被难烈士大会记

24

星华义勇军联谊会，于11月20日上午11时在大世界广东戏院，举行该军在1942年保卫新加坡阵亡及被难烈士追悼会，会场布置极尽悲壮哀荣，大门外悬一长联：“忆当年暴日寇侵南慷慨从戎帷幄同参撒手空留乎武策。记此日法西斯败北关怀建设仔肩谁任伤心怅望于高原”。灵堂两边则挂“抛掷头颅倒独裁。牺牲性命推专制”。及“精神不死，浩气长留”等联，花圈满布灵堂，并有挽联等物。到会代表有英国军政长官麦克伦旅长，白克登少校，马共市委会，出狱抗日同志联谊会，新民主青年团，轮船起落货工友总会，星洲各民族小贩总会南区分会，各华字报等

30余单位，暨阵亡被难烈士家属及义勇军同志300余人，大会于11时在壮肃中举行，首向中英美苏抗日军旗及义勇军旗致敬，继向阵亡及被难烈士默哀，主席张小青宣读祭文，麦克伦旅长献花，主席胡铁君致辞，相继演说者有麦克伦旅长、白克登少校、马共市委会代表、新民主青年团、出狱抗日同志会、平民救济院及烈士家属等，末后则由主席林允位致谢词，兹将各情分志于后：

张小青宣读祭文

——追悼引词

暴寇恃强，发动南侵，英军失败，我祖国政府因共同反法西斯关系，下令华侨动员援助。君等激而义愤，闻风兴起，不分派别，慷慨赴义。斯时也敌军似破竹攻势。进驻新山，炮声隆隆，日夜攻击，英军政当局，心还犹豫，未肯尽量发给饷械，敌军已再长驱海峡登陆。我军睹此紧急情形，仓猝间开赴前线，转战于星洲海岸，在枪林弹雨之中，丛刺泥泞之地，前仆后继，奋勇争先，牺牲亦重，然屡战皆捷。不料为友军崩溃故，我军首尾被围，迫不得已，下令撤退，星洲亦随即陷落矣。今者暴敌屈膝投降，星洲重睹天日，同人等谊属同胞，故开会追悼，援笔作谏焉，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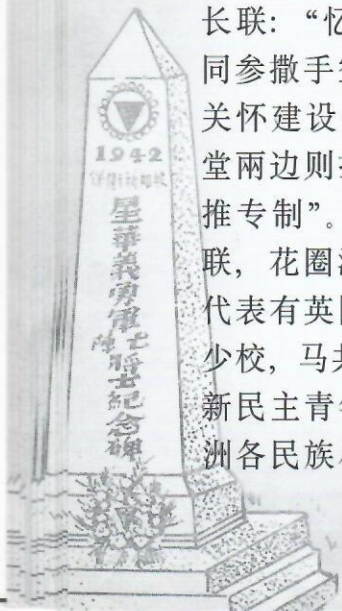
悲壮祭文

天不厌战 兵连祸结 慷慨投军 满腔热血 授命临危 护侨心切 鏖战裕廊

敌人气折 奋勇向前 牺牲壮烈 取义成仁 尽忠报国 日寇投降 大仇申雪

位跻列强 金瓯无缺 魂若有知 九泉欢悦 浩气长存 无名俊杰 呜呼哀哉 尚响！

1945年11月20日星华义勇军联谊会全体同志



胡铁君致开会辞

各位亲爱的烈士家属，各位来宾，各政党各社团代表，义勇军同志们！

今天我们来举行抗日阵亡及被难烈士追悼会，我们觉得非常沉痛，因为烈士们没有机会看到反法西斯胜利的场面。

首先我要讲的是星华义勇军的组织问题，他是由重庆中央政府向英驻华大使建议征得新加坡总督汤姆斯允许，复经过一千多侨团代表赞助和鼓舞而动员着马来亚优秀的中华民族儿女组成的。民众武装部——星华义勇军——正主任林江石同志，他是马来亚共产党重要人物，副主任是中国国民党新加坡支部的中坚分子黄同志，如果有人问星华义勇军是谁组织的，那答复是中英两国政府并且得着马来亚两大政党的领导和星洲广大侨众支援。星华义勇军正式隶属于英军司令部，如果有人说星华义勇军的烈士们在星洲沿岸及武吉知马山头用血和肉去写新加坡保卫战的光荣历史，那这种光荣应该不是烈士们的专有，这是星洲华侨的光荣，马来亚华侨的光荣，中华民族的光荣，因为那时候星华义勇军首先代表了全马二百五十万华侨抗日反法西斯的精神，播下了抗日反法西斯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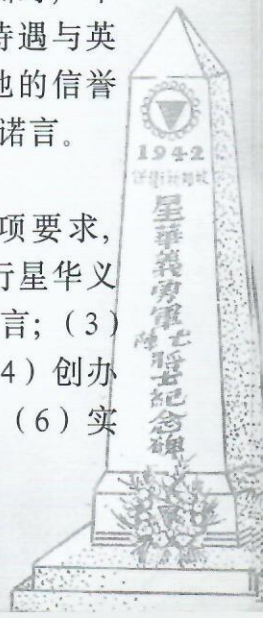
第二，我们不是要替人当炮灰，我们要开辟海外战线，要保护侨胞生命财产，要实行“七七”事变后爱国的实际行动，在沦陷期间直到现在，有人把日寇在星洲屠杀侨胞的责任，归于星华义勇军负责人身上，好像没有了星华义勇军组织，日寇就不会屠杀侨胞一样，这里必须特别提出来的，马来亚当时除了星华义勇军之外尚有华人义勇军，他们早就转战于马来亚内地，同时我也要问菲律宾、缅甸暹罗爪哇

等地的屠杀，特别是峇坡侨领全家被杀，这责任不知应该属谁，我们应该承认马共与国民党领导华侨抗日是正确的，因此星华义勇军全体同志们对此不合理的指骂提出严重抗议，本来这些问题不应该在今天提出，为了使社会人士不发生误会，也就不能不提出了，如果不这样烈士们的血是白流了。

第三，星华义勇军的成员是相当复杂，包括着各政党各阶层的人士，因为那时只要他们具备抗日热情，就可以加入，而且从组织到解散的时间又很短促，因此对于教育与训练是谈不到，在沦陷期间，有一小部腐化分子，投降了敌人，助桀为虐，和平后复有许亚六假星华义勇军名义向外勒索，这种无耻败类，实在使我们痛心，但并不是稀奇，因为每一个政党和社团，他的中坚分子，必须要经过大时代淘汰才能获得，这些败类无耻行为不足影响星华义勇军信誉，今天我在这里特别声明，星华义勇军是1942年用的名词，星华义勇军联谊会今天用的名词，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名词。

第四，英国重返马来亚将近四个月，对于星华义勇军阵亡及被难烈士的抚恤问题及同志们的救济问题迟迟不见其进行工作，这对于烈士家属及同志们最多不过感到些微失望，对于英国的信誉关系很大，因为星华义勇军荷枪实弹捍卫星洲时，军部代言人曾经声明星华义勇军的待遇与英印军一律平等，今天英国要保持他的信誉那要请英当局迅速实行1942年的诺言。

最后我们向英政府提出六项要求，（1）惩办全马汉奸走狗；（2）履行星华义勇军的待遇与英印军一律平等诺言；（3）迅速抚恤烈士家属及救济同志；（4）创办遗族学校；（5）建立烈士纪念碑；（6）实



行新民主制度，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记得我们在1942年保卫星洲时，是得到星洲广大群众的拥护与鼓励，在新加坡最危险而侨胞最后一次在皇宫戏院开会时，侨众们还是同样的支援与拥护，特别是总工会的代表，为了使烈士长眠安息，我们只有坚决的向侨众们呼吁争取六条件的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烈士无后顾之忧，才能够使烈士长眠安息。（完）

星华义勇军对保卫新加坡的贡献

——麦克伦旅长

诸位义勇军：

今天我来参加你们的追悼会是很荣幸的，你们在马来亚战役以及星洲保卫战，已经尽了最大的贡献，你们的长官“打理”上校，于1941年11月在吉隆坡开始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时候，我们是在一块儿的，你们队伍内的英长官以及重要人物，在那时都是我的朋友，在当时抗日战斗上，你们是有很大的贡献，你们牺牲很多的生命，在保卫星洲战史上已经给敌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至最后星洲终于陷落，这是可憾的事。

我希望星华义勇军

——白克登少校

诸位：

今天很感谢你们，在保卫星洲战争中你们贡献出宝贵的生命，光荣的马来亚战争，尤其是星洲战役历史上是决不会忘记的，你们的长官“打理”上校现还健在英伦，相信于不久就会回到星洲来见见你们，现在马来亚的和平建设尚待时日，希望你们协力帮忙建设新的马来亚，促进马来亚的繁荣。

星华义勇军待遇应该和人民抗日军一样

——林亚亮

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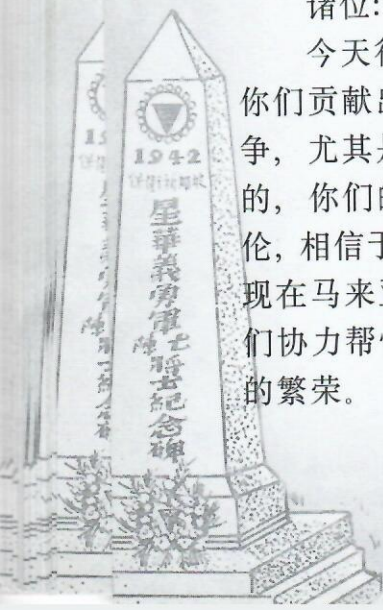
在星洲保卫战史上，你们尽了最大的责任，伟烈的行动光荣的牺牲，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作战的时期，你们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沦陷期间，更有很多的义勇军同志投到内地人民抗日军队队伍里头，其中有一般因种种关系，未能离开星洲的同志，留在星岛，干地下的活动，更不乏人。虽然其中有一部份不坚决分子附敌，干陷害自己同志的勾当，但是这并不能污辱了全体义勇军用血去换来的光荣名誉，在日寇统治下的三年多来，一般在干地下活动的义勇军同志是跟人民抗日军一样的，所以星华义勇军的待遇是必须同人民抗日军一样的待遇，今天兄弟代表“马共”市委会，愿在各方面尽力协助，以至达到目的。

星华义勇军开辟了反法西斯之路

——张大

诸位：

我今天非常愤激，带来沉重的心情到这会场来，你们在星洲保卫战上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抛弃家庭妻子，放下美满的生活，开到前线去跟敌人拼命，当时伟大的贡献，开辟后来马来亚三年多来继续反法西斯战争的路途，可是你们不会自满，你们是为了自由幸福，是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这一点你们才抱着很大的希望与热情，投到抗日反法西斯的队伍里去，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日寇经已崩溃，历史所赋予你们的任务经告一段落，今天你们不要忘记现实，今天的世界情势，今天的马来亚是怎么样的，我希望你们本着过去斗争的一贯精神，继续争取马来亚新民主制度的实现，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



得到真正的自由幸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放。

继有出狱同志联谊会代表李铁演说，主要的他响应主席六项要求，此外尚有救济贫民诊所代表郑生演说，词多阐扬过去义勇军的战斗牺牲精神及今后所应跑的路。

林允位致谢词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今天蒙各位踊跃参加这追悼会，带来的热情是和1942年鼓励和支援我们的热情是一样，不过心情是不同，从前我们是兴奋而且大家带来的东西是慰劳品，现在是沉痛悲哀，而各位带来的东西是花圈和挽联，烈士们没有机会看到反法西斯胜利场面，烈士们的任务也没有全部完成，因此希望各位以过去和现在的热情来继续完成烈士任务，这是我们的希望。最后我代表阵亡被难烈士家属及星华义勇军联谊会向各位致谢意。

星華義勇軍戰鬥史

一四二九年保衛星洲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版權所有

代售處	總經理	承印者	出版者	編著人
各大大書局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一四六號 電話：二四六號	太極文具商店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一四六號	新中華出版社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一四六號 電話：二四六號	胡鐵君
定價叻幣一元				

- ▲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
——1942年星洲保卫战
版权页
编著者：胡铁君
出版者：新中华出版社
1945年12月14日出版

星华义勇军在操练



附录

- 一、三年半的昭南时代 (1942-1945)
- 二、陈嘉庚论星华义勇军
- 三、新加坡何时为星华义勇军立纪念碑？ (区如柏)
- 四、从南侨机工想到了星华义勇军 (严春宝)
- 五、也应为星华义勇军立纪念雕塑 (区如柏)
- 六、是时候建立星华义勇军纪念碑 (关瑞发)
- 七、谁来为星华义勇军立碑？ (李叶明)
- 八、纪念星华义勇军有多种方式 (韩山元)



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打响。日本的目标是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以应付自身的战争需要;因此,作为盟军在东南亚的据点,日本必须要拿下新加坡。另外,英国军事人员认为日军无法穿过马来亚浓密的森林,所以会从南部海域攻击新加坡;同时,英军坚信新加坡是座堡垒,能够承受日军的攻击。

珍珠港事件隔天,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皇家海军派来了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舰)、巡洋舰(击退号)和一艘航空母舰(不屈号)。其中,“不屈号”在途中搁浅,不得不回航。派来的两艘船舰在彭亨关丹岸外遭日本空军击沉。日军势如破竹地用轻型坦克穿过了森林。盟军节节败退,最后撤至新加坡,撤退时还将连接新加坡和柔佛的长堤炸毁。1942年1月31日,战争开始仅55天,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亚半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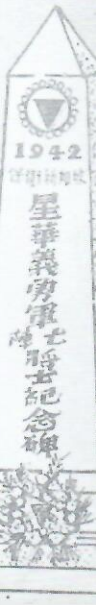
日军用充气皮艇渡过柔佛海峡并在裕廊登陆,受到星华义勇军和盟军的联手抵抗,揭开了新加坡保卫战的序幕。1942年2月13日,日军第18师以猛烈火力攻打鸦片山,爆发鸦片山战役,是为日军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战亡400人,所以决定乔装成英国印度兵。守军于鸦片山上、仅剩42人的第一马来军团的阿南·宾·赛迪上士识破了敌人的诈术,对日军展开攻击。最后,马来军团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阿南上士遭俘虏。日军为了泄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并将他用麻袋装起来倒挂在

树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几十刀。阿南死时仅27岁。

1942年2月15日(时值农历新年),白思华中将(Lt. Gen. Arthur Ernest Percival)向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山下奉文将军投降。约130000个印度、澳大利亚和英国士兵成为战俘,当中许多人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等地修盖铁路。之后,日本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同年2月18日至25日,为报复星华义勇军和先前支持中国抗日的新加坡华侨,日军开展了以“大检证”为名的肃清行动,并分别在大坡、小坡、芽笼、后港、裕廊等几个区域进行。最后,日军抓走约二万多人,当中绝大多数都被带到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做苦工、建造“死亡铁路”。

日军还勒索南洋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日本人成立了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华侨长老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去筹钱。新加坡要负责一千万元。

由于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于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同时,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讽刺的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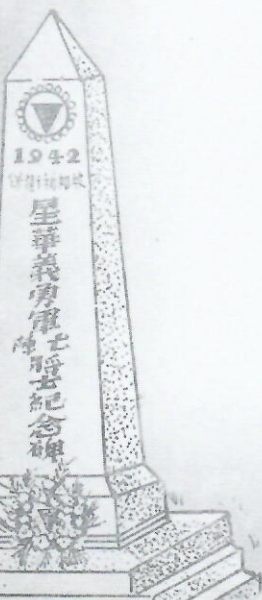


星洲义勇军烈士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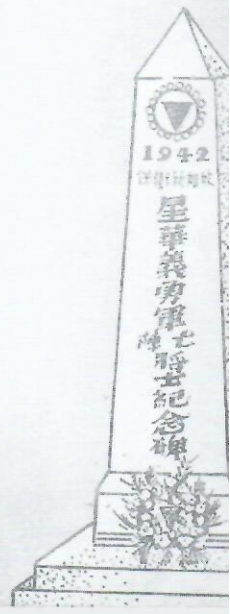
军投降日是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军用票当作冥纸，烧给先人鬼魂。

随着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无不高兴。由于英军尚未抵达新加坡，这里仍由日军管理。但是日本的战败导致这些原本作威作福的士兵失去威信，新加坡已经差不多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当年替日本人做汉奸的人都遭到仇杀；商店遭洗劫一空；日本军营遭焚，民不聊生。最终，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投降仪式。代表新加坡的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日方则本来是由南方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签字，但是因为他在西贡病倒，所以改由马来亚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

当时，英军的回来虽然受到欢迎，但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不是那么至高无上的了。随后，新马人民要求独立呼声日益高涨。（取材自《维基百科全书》）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31日，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全体委员会开会，推举陈嘉庚为“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在侵略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新加坡华侨青年，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两天时间报名参军的达三千多人，和单随的武器装备，就组成了1300多人参与的“星华义勇军”，开上新加坡北部海岸同日军作战。1942年1月，马来亚怡保、吉隆坡、马六甲等地已经相继失陷，新加坡危急。在新加坡攻防战开始时，英军总司令部才发给星华义勇军旧式步枪1000支，令前往前线。陈嘉庚认为“此等乌合之众，绝对无丝毫效劳，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万人，何需派此绝未训练之华人往前线？不但此1000人将就死地，敌人入境必因此多杀许多华侨。英政府此举最为狡猾残忍，实可痛心。”



新加坡何时为星华义勇军立纪念碑？

文：区如柏

据 2005年9月13日《联合早报》报道，为纪念在二战时阵亡的英国士兵，三巴旺军港竖立纪念碑，追悼1941年12月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战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被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炸沉而牺牲的海军官兵。

据1941年12月15日《星洲日报》的报道，这两艘战舰开入新加坡军港还不到两个星期，战舰上的官兵就“出师未捷身先死”。

64年后，英国皇家海军在新加坡土地局的同意下，在三巴旺军港竖立这个纪念碑告慰英灵，意义重大。

读了这则报道之后，自然而然地联想到1942年2月1日至13日，为保卫新加坡而与日军奋勇作战、死伤无数的星华义勇军，可是为纪念他们而竖立的星华义勇军纪念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现？

32

1941年12月25日，日军从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海峡殖民地总督詹姆斯爵士在总督府召见陈嘉庚等华社领袖60人，要求华社组织抗敌机构，全力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于是华人社团联合起来成立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支持政府抗敌。

到了1942年1月下旬，詹姆斯总督进一步要求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星华义勇军，陈嘉庚很无奈地接受下来。同年2月1日星华义勇军成立，由英国军官达理上校担任司令官，司令员为左派的林江石，副司令员为右派的胡铁君，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这支军队在受训的第三天便开往前线，以落后的枪械抢救被炸的货仓，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以树胶汽艇登陆，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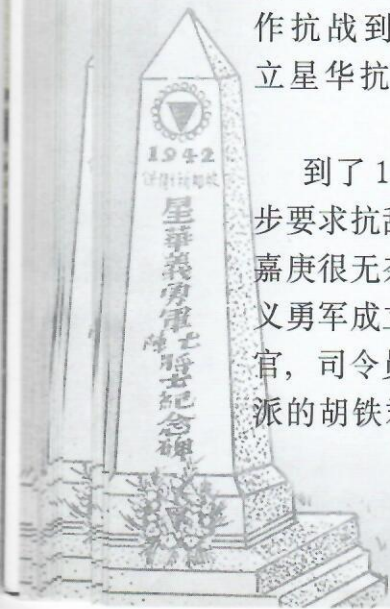
到了2月13日，新加坡已经危在旦夕了，英籍司令官达理上校宣布解散义勇军。

新加坡沦陷后，星华义勇军的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杀害，有的逃到马来半岛参加抗日军，有的四处匿藏，逃过浩劫。

星华义勇军有几千人，都是热血青年，正如胡铁君少校在1945年12月14日写给马来亚华侨行政长官顾问白克登的公开信所说：“义勇军的成员是复杂的，包括了共产党员、书记、工友、舞女（担任救护工作）、学生、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的学生、侨生……各政党、各阶层的分子，那时候我们不问信仰，只要他们具备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勇气就可以参加。”

胡铁君代表义勇军要求在裕廊路的一个交通中心地方建立阵亡烈士纪念碑。然而，这个要求没有被接受。

60年后的今天，陈嘉庚、林江石、胡铁君以及许多星华义勇军已经作古了，这段新加坡人保家卫国的历史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是提倡爱国主义的教材，如果不珍惜这些历史，为他们竖立纪念碑，将是新加坡的损失。



从南侨机工想到星华义勇军

文：严春宝

8月11日参加了由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主办、喜耀文化学会和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支持、联合办的“南侨机工·历史聚汇”纪念活动，在欣享了一场历史文化大宴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心灵因南侨机工的英勇壮举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看着那一帧帧发黄的旧照片，欣赏着为缅怀南侨机工而特意创作的歌曲“天涯孤旅”，聆听着主讲者对那段惊天地泣鬼神般历史的深沉叙述，我相信，任谁的心情都难以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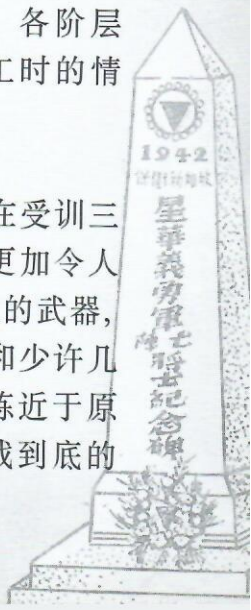
让笔者内心感到更加五味杂陈、久久不能平复的是，像南侨机工这样的伟大“爱国壮举”，本应是年轻的新加坡共和国，对其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绝佳典型事例。然而，却仅仅因为南侨机工奋战的沙场，是在远离新加坡的滇缅公路上，就使得这群从新加坡走出去的英雄儿女，被人为地剥离了新加坡的历史，而成为了“别人”的故事。

的确，南侨机工并没有在新加坡的土地上杀敌立功，他们参加的是中国的抗战，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当时的新加坡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只是英国的其中一个殖民地；当时的中国，也不过只是今日中国的前身：新加坡的历史不是起源于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南侨机工所创造的那段辉煌历史，分明是新加坡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一段历史重叠和共同的记忆。因而，它理应是属于新、中人民共有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在新加坡独立前，新加坡的华侨身为中国的海外侨民，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因而，一旦祖国受到外敌入侵，他们当然要勇敢地回国参加抗战。新加坡的华侨不仅热爱祖国，他们自然也深深地热爱着自己世代生活的家园，一旦新加坡遭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们同样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上杀敌的战场。这使我不仅由南侨机工的英雄壮举，联想到了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为保卫新加坡而与日军奋勇作战13天、死伤无数的星华义勇军！

1941年12月底，日军长驱南下，新加坡顿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紧急召见华社领袖陈嘉庚等人，要求华社组织抗敌机构，全力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热血青年为了保护新加坡踊跃参军，星华义勇军由此应运而生。星华义勇军征募活动一开始，自愿报名入伍的热血青年一星期内竟高达3000之众，其后陆续报名者更是达数万人之多，而柔佛的黄梨、橡胶厂工友数万人，也是跃跃欲动，愿与星华义勇军配合行动。星华义勇军的成员“包括了共产党员、书记、工友、舞女（担任救护工作）、学生、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的学生、侨生……各政党、各阶层的分子”，这与当初招募南侨机工时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

这支仓促成军的部队，仅仅在受训三天之后，就勇敢地开赴前线，而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手中用来杀敌的武器，竟然只有一支用来猎鸟的来福枪和少许几颗子弹。就是这样一支装备、训练近于原始的部队，却抱着视死如归、抗战到底的



精神，以极其低劣、落后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强敌展开了顽强的周旋：他们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的汽艇登陆，他们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奋战、殊死拼杀，给予了对手沉重的打击，许多义勇军战士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新加坡沦陷后，幸存的星华义勇军成员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到日军的残酷虐待、杀害，有的逃到了马来半岛参加抗日军，只有少数人四处匿藏逃过浩劫。

笔者深信，如果南侨机工不是去了滇缅公路，他们必定也会参加星华义勇军，勇敢地走向杀敌的前线，与日军展开殊死的搏斗。南侨机工与星华义勇军战斗的阵地虽然不同，但他们的精神、信念却是相通、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普世的情怀，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的。无论是南侨机工还是星华义勇军，他们那种为国、为家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正是培养新加坡人爱国主义情操的现成的精神源泉。

笔者时常听到有些新加坡人抱怨历史文化无用论，其实他们不知，历史的“大用”恰就在于它的“无用”。的确，学习历史不能使一个人立竿见影地赚到金钱，但历史却能为国民归属感的培养，提供最为重要的精神来源。从表面上看，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故事，而从深层次上看，它实际上也是在向我们昭示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向。因为，一个人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才能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从历史上看，要想彻底的消灭一个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人为地隔断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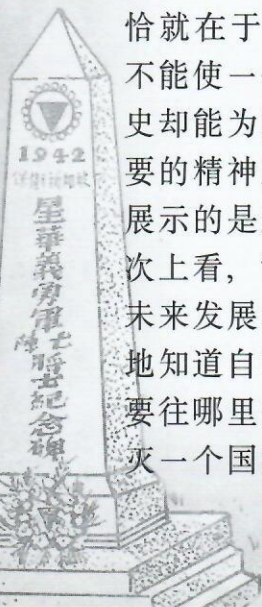
以往的历史与文化，因为这样的国家让人看不到未来。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创始时就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既然如此，无论是南侨机工的历史、还是星华义勇军的历史，都理应成为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他们，“他们的历史”也不再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爱国主义行为，自然也应该成为新加坡人学习、效仿的榜样。这一段段新加坡人保家卫国的珍贵历史，是新加坡提倡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教材。如果不珍惜这些历史，将是新加坡的损失。

从“南侨机工·历史聚汇”的纪念活动上获悉，纪念南侨机工的纪念碑即将在晚晴园落成，这无疑是对南侨机工高尚爱国情操的褒扬与肯定。日本投降后，星华义勇军的副司令胡铁君曾经代表义勇军，要求建立一座阵亡烈士纪念碑。然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一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当政者所接受。

一个成熟的国家不仅要拥有发达的经济，还要有丰富的文化和宽广的胸襟，既能正视历史，又能放眼未来。笔者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忽发奇想，或许有一天，一座纪念星华义勇军的纪念碑，会与纪念南侨机工的纪念碑比肩而立，汇合在一起、忽然出现在新加坡人的眼前？

（作者是海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上文发表于2012年8月1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也应为星华义勇军立纪念雕塑

文：区如柏

据 3月5日《联合早报》报道，本地纪念南侨机工的雕塑已经完成，长久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展出。这项工程是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怡和轩、陈嘉庚基金会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共同发起和出资设立。

这一来，那 3200 名南侨机工在 1939 年为支援中国抗战，所作的牺牲及贡献总算有一个定位，供后人追思和缅怀。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人们似乎遗忘了另一群在 71 年前为保卫新加坡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士——星华义勇军。

星华义勇军的事迹是这样的：

1941 年 12 月 25 日，日军从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殖民地总督汤姆斯爵士召见陈嘉庚等 60 人，要求华社组织抗敌机构与政府合作抗敌到底，于是华社成立了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支持政府抗日。

1942 年 1 月下旬，汤姆斯总督进一步要求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星华义勇军，陈嘉庚很无奈地接受下来。2 月 1 日星华义勇军成立，由英籍军官达理上校任司令官，林江石为司令员，胡铁军为副司令员，胡铁军是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年他是《星洲日报》的高级职员。

星华义勇军大约有 3000 余名来自各阶层的热血青年，总司令部设在金炎路南侨师范（南侨中学前校址），以 150 人为一连，使用落后的枪械。从 2 月 4 日起，

接受军训仅三天的星华义勇军即投入战斗抢救丹戎巴葛货仓，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以橡胶汽艇登陆，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战，伤亡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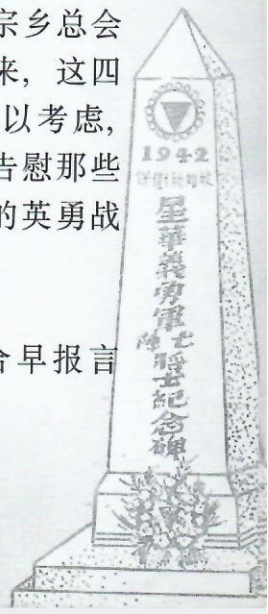
到了 2 月 13 日，新加坡已经危在旦夕，达理上校宣布解散星华义勇军，新加坡沦陷后义勇军的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杀害，有的逃到马来半岛参加马来亚抗日军，有的四处匿藏，逃过浩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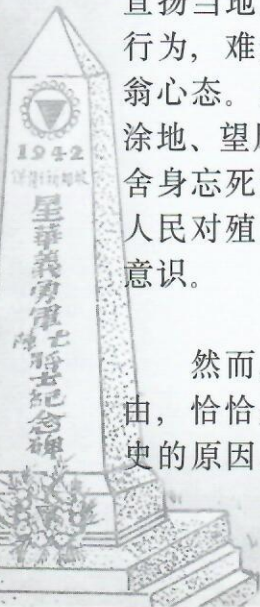
当年马来军团是另一支在保卫新加坡战役中英勇抗敌的队伍。大约在十几年前，有关当局在巴西班让设立了巴西班让战役遗址，为牺牲的马来军团领袖阿南少尉竖立铜像，并有纪念馆展示当年这场战役的情况。

2005 年英国皇家海军在新加坡土地局的同意下，在三巴旺军港竖立纪念碑，追悼 1941 年 12 月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战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被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炸沉而牺牲的海军官兵。

今天，既然华社四个团体——中华总商会、怡和轩、陈嘉庚基金会及宗乡总会已经为南侨机工设立雕塑，接下来，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华社团体是否可以考虑，也为星华义勇军设立纪念雕塑，告慰那些为保卫新加坡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战士，同时作为国民教育的教材。

（刊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谁来为星华义勇军立碑？

文：李叶明

最近《联合早报》相继刊登欧如柏女士和严春宝博士的文章，呼吁为二战时的星华义勇军立碑。笔者完全赞同。

在新加坡，与二战历史有关的纪念馆、纪念碑为数不少，包括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英军的阵亡纪念碑、林谋盛纪念塔，鸦片山战役纪念馆、旧福特车厂、樟宜监狱博物馆、福康宁山英军碉堡等等，但没有一处是纪念星华义勇军的。

文物局在199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曾列出11处二战遗址，并对这些遗址立碑说明，其中包括日军登陆处，樟宜海滩日军大检证的屠杀地点，印度国民军纪念碑遗址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星华义勇军曾浴血奋战过的地方和义勇军总部等，都没有被列入官方的二战遗址。

星华义勇军何以如此倍受冷落？原因之一是这支部队仓促成军，从组建到解散总共才13天，被认为是新马二战史上的小插曲；二是部队组成复杂，其华人司令官是使用假名林江石的马共党员，这也是殖民当局在战后不愿意多谈这段历史的一个原不仅如此，站在殖民者的立场，过多宣扬当地人民自发抗战、保卫家园的英勇行为，难免有些尴尬。因为这会激发主人翁心态。尤其英军在新马战场几乎是一败涂地、望风而逃，与星华义勇军临危受命、舍身忘死形成鲜明对照，显然会加剧新马人民对殖民统治的怀疑，激发他们的独立意识。

然而，殖民者不愿多提这段历史的理由，恰恰是独立后的新加坡应珍视这段历史的原因。我们怎能埋没自己的英雄？我

们难道不应该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成为捍卫国家独立，培养爱国主义情操的重要一课吗？

新加坡沦陷的真相

至于成军时间短，是否意味着这段历史不重要？笔者想介绍一本由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陈新才、张清江翻译的《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原作者彼得·埃尔菲克在研究大量英国和澳洲史料，包括1990年代解禁的重要档案后认为，新马陷落是由英军一系列错误所造成。

据该书披露，日本于战前已在新马展开猖狂的谍报和颠覆活动，他们暗中争取部分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支持，尤其是扶持“印度独立同盟”，并利用它策反英印部队中的印度官兵。殖民当局因害怕开罪日本，不敢采取果断行动，给后来的战役埋下苦果。

当时，华人的抗日立场最坚决。彼得·埃尔菲克认为，当局原可招募华人成立一支力量不小的抗日战斗队，可他们担心“好斗”的共产党分子可能会在战斗部队中占多数，所以一直没有这么做。直到日军兵临城下，才临时要求华社组建义勇军。

面对英国人的请求，陈嘉庚当时并不情愿，因为他感到战局已无可挽回，十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尚且挡不住日军虎狼之师，临时组建的民间武装能有什么作为？可后来的大战证明，真正在浴血奋战、戮力保卫新加坡的，恰恰是这支仅训练三天就开赴前线的星华义勇军。

谁在真正守卫新加坡？

作者所说的一系列错误，包括英军指挥部错误判断日军主攻方向，将英军主力布署在新加坡东北部，把西北交给了战斗力较弱的澳洲部队，星华义勇军也被派往这一地区。但后来日军的主攻方向恰恰在西北部。

日军登陆后，澳洲部队很快出现“无组织的撤退”。作者以《不光彩的事》为题，用了整整一章谈盟军如何军心涣散，尤其是澳洲部队，出现大量开小差事件。正规军人不顾一切想逃离新加坡，还闹出“帝国之星号”逃兵事件。“帝国之星号”是一艘准备撤离平民的商船。

在这种背景下，日军轻而易举占领西部大片地区，包括机场。原本属于二线部队的星华义勇军，突然变成掩护正规军“撤退”的主力。当英澳部队好不容易在市区边缘重新设立防线，英军指挥部已决定投降，并在这之前下令解散了星华义勇军。

而这条命令，使星华义勇军成为新加坡保卫战中唯一没有投降、战至最后一刻的部队。部分义勇军士兵在新加坡沦陷后潜入马来半岛加入人民抗日军，与日军作战直到最后胜利。相反，在新加坡战役中，澳洲部队可说是不战而逃，英军主力则是不战而降。请问谁更有资格彪炳史册呢？

与南侨机工的不同

这本原名《Singapore: The Pregnable Fortress》的著作在英国出版后，被媒体形容是“功底扎实的调查性著作”，“在准确无讹、公允和充分掌握资料方面可说是

独一无二”。关于星华义勇军，书中着墨虽不多，但都给予正面评价，指这支部队“尽管装备差劲，但在最后阶段的表现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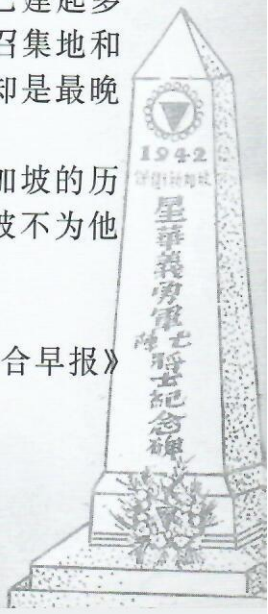
这支部队的确组成复杂，两位华人司令官一个是马共，另一个是毕业自黄埔军校、有国民党背景的胡铁君。胡铁君在一封信中提到，星华义勇军不但有共产党员，有书记、工友、学生、侨生，甚至有舞女（担任救护工作）。可见华社在大敌当前之际，早已摒弃政见，不论身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所谓组成复杂，恰恰证明了华人抗战的自发性与主动性。

在呼吁为星华义勇军立碑的文章中，两位作者都提到了南侨机工。笔者认为南侨机工与星华义勇军虽有显著的共同点，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支援中国抗战，后者是为保卫家园、保卫新加坡而战。当这些华侨先烈们义无反顾，把鲜血洒向这片土地时，他们还会把自己当作“外人”吗？在我看来，这是大批新客（华人移民）从客居心态转向主人翁心态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另外，南侨机工不是新加坡一个国家的历史。在马来西亚和中国，早已建起多处南侨机工纪念碑。作为机工的召集地和主要出发地，新加坡的纪念标志却是最晚落成的。

可星华义勇军是一段保卫新加坡的历史，只与新加坡有关！如果新加坡不为他们立碑，谁又会为他们立碑呢？

（刊于2013年4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是时候建立星华义勇军纪念碑

文：关瑞发

2005年9月23日，区如柏曾于联合早报为文《新加坡何时为星华义勇军立纪念？》，各方如如不动，似乎遗忘了曾经为这块土地洒热血抛头颅的一批英勇将士。在2013年3月16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交流站，她又提出了应为71年前的星华义勇军建立纪念雕塑一事（见《也应为星华义勇军立纪念雕塑》）。目前，日占时期死亡者已有美芝路的“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晚晴园已设支援抗战的“南侨机工的雕塑”，巴西班让的马来军团纪念馆及阿南少尉铜像。独缺星华义勇军的纪念，确实说不过去。

最早的呼吁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1时，星华义勇军之“星华义勇军联谊会”曾在大世界广东戏院举行了该军在1942年保卫新加坡阵亡及被难烈士追悼会，会上新加坡华侨顾问官空军少校白克登肯定了星华义勇军的功绩：“在保卫星洲战争中你们贡献出宝贵的生命，光荣的马来亚战争，尤其是星洲战役历史上是决不会忘记的。”又在《星华义勇军战斗史》中，其序文强调星华义勇军在缺乏训练，军火枪支配备的不足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的大无畏精神：“虽处此不利之环境中，而队员仍能英勇应战，前仆后继壮烈牺牲，全军上下莫不本其为争取自由正义而战之精神，以歼灭此有史以来最残暴之兽敌，其丰功伟绩，垂诸千古而为天下法。”他呼吁“余等居于是邦幸毋徒顾个人之私利，而遗忘此辈杀身成仁之先烈也。”

星华义勇军副司令胡铁君在悼念会上提出了“建立烈士纪念碑”的诉求，这应是“为星华义勇军建立纪念碑”最早的呼吁。在同年12月14日出版《星华义勇军战斗史》的封底，刊附了“1942保卫新加坡星华义勇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图样。这是“星华义勇军纪念碑”的雏形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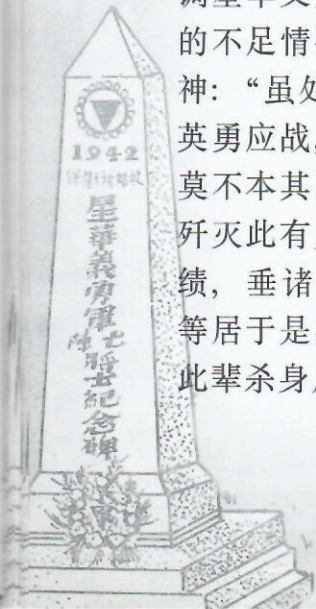
有关“星华义勇军”的史实，一般论及新马沦陷史时虽极力赞扬它的抗战功绩却着墨不多。已故许云樵编巨册《1937-1945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收录“星华义勇军”的回忆文章，基本上出自1945年12月14日出版的《星华义勇军战斗史》，但各篇章被肢解分散于《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不同章节中，难窥全豹。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

2005年间，笔者有幸在厦门南洋研究所图书馆见到并拍摄了难得一见的《星华义勇军战斗史》。（目录页印戳：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号08615）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编著者即星华义勇军副司令胡铁君少校。

据《星华义勇军战斗史》记述，太平洋战争结束，星华义勇军之“星华义勇军联谊会”随即在1945年11月20日上午11时在大世界广东戏院举行该军在1942年保卫新加坡阵亡及被难烈士追悼会，出席者有：英国军政长官麦克伦旅长、白克登少校、马共市委会、出狱抗日同志联谊会、新民主青年团、轮船起落货工友总会、星洲各民族小贩总会南区分会、各华字报



等三十余单位，暨阵亡被难烈士家属及义勇军同志 300 余人。

《胡铁君致开会词》文中严正指出：

一、“星华义勇军”是马来亚共产党与国民党和星洲广大侨众为后盾支援，英国及民国政府联合而建立的组织。星华义勇军正式隶属于英军司令部。

二、为星华义勇军提出严重抗议与辩护。沦陷期间与和平后，有人把日军在星洲屠杀华侨暴行的责任，归咎于星华义勇军。文中指出星华义勇军不是要替人当炮灰，而是开辟海外战线、保护侨胞生命财产。

三、文中并不讳言，星华义勇军的成员相当复杂，良莠不齐，在沦陷期间，有一小部腐化分子，投降了敌人，助桀为虐；和平后复有人假星华义勇军名义向外勒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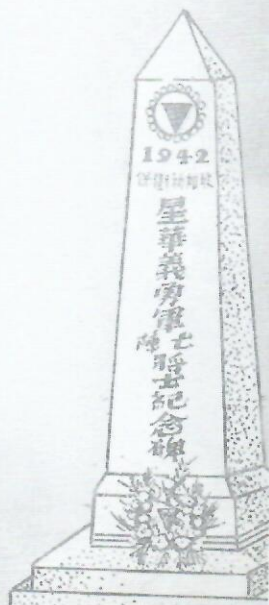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胡铁君致开会词》中，星华义勇军向英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惩办全马汉奸走狗。（二）履行星华义勇军的待遇与英印军一律平等诺言。（三）迅速抚恤烈士家属及救济同志。（四）创办遗族学校。（五）建立烈士纪念碑。（六）实行新民主制度，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

华人在所热爱的居住营生的新加坡，遭受外敌残暴侵略起而组织义勇军保卫本土家园。如此壮烈英勇事迹却未有任何足以纪念的图腾，让人唏嘘。

68 年前建立星华义勇军烈士阵亡纪念碑的呼吁及构思再度提起，仅冀望对华族阵亡将士英灵及其家属给予慰藉，此举乃值得新加坡华人社会细思。

（发表于《联合早报副刊·现在·缤纷》
2013 年 4 月 13 日第 4 版）



纪念星华义勇军有多种方式 文：韩山元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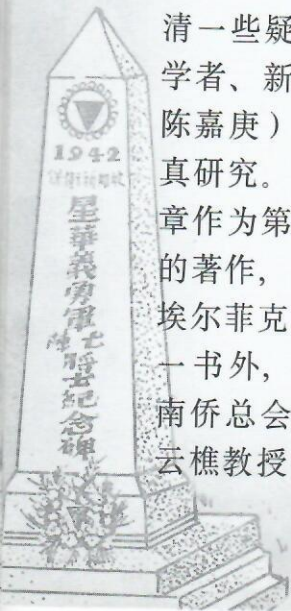
了区如柏、严春宝与李叶明等关于为星华义勇军建纪念碑的文章，我根据自己阅读过的相关史料，经过反复思考，谨提出以下不成熟的看法，跟大家商榷与求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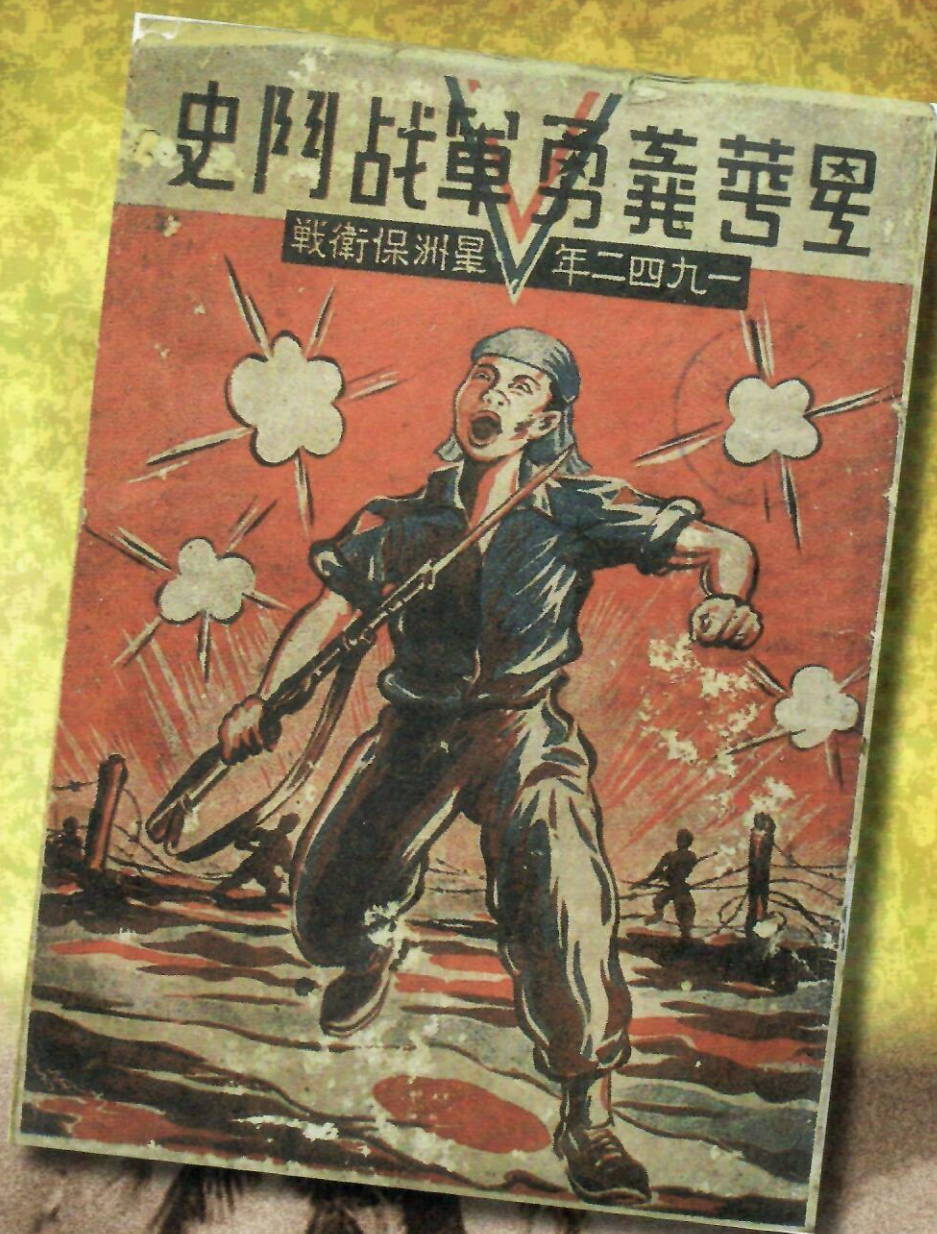
星华义勇军值得纪念，应该纪念，这是毫无疑问的。其理由几位作者已经讲得非常充分。我所思考的问题是：纪念的方式有很多种，建碑是其中的一种，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除了建碑之外，还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是：一、选择适当的日子开纪念会或举办关于星华义勇军的研讨会，请对这段历史有深入了解的专家、学者、研究者向公众介绍有关的史实，分析星华义勇军的得失与经验；二、编写与出版星华义勇军战史的书，白纸黑字，那是永恒的记录，也是永远的纪念；三、在星华义勇军当年抵抗日军的主战场竖立个纪念碑，用我国的四种官方文字简述星华义勇军的战斗历程；四、办个星华义勇军历史图片与史料展，就如三年前由国家档案馆主办的南侨机工史料图片展一样。

抗日史料》，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有必要吸取筹建南侨机工纪念碑的经验，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宣传与研究星华义勇军的事迹，营造有助于建碑或塑造、竖立纪念塑像的气氛。本地推动为南侨机工建碑的工作，其实是在2011年上半年就开始，从那时起到今年初纪念塑像在晚晴园竖立起来，这两年期间，一群热心人士为宣传南侨机工事迹，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举办过多次讲座与三场南侨机工历史纪录片放映，以及在报章上发出建碑的呼吁。在一年多前，还成立了“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研究会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建碑事宜。最后，经中华总商会牵头，宗亲会馆联合总会、陈嘉庚基金、怡和轩俱乐部等机构参与，内阁部长表态赞成，作为主流媒体的《联合早报》也发表社论支持，终于水到渠成。最后实现的虽然不是原先的建碑目标，但是有了一座壮观的纪念塑像竖立在晚晴园，也足以让大家心感宽慰。由此可见，前期的酝酿、舆论的准备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星华义勇军的历史地位与得失，我国史学界有必要进行深入全面探讨，厘清一些疑点。英国军方、各国学者、新马学者、新马华社以及当年华社领导人（如陈嘉庚）对星华义勇军的评价，都需要认真研究。此外，星华义勇军成员的回忆文章作为第一手资料也值得参考。至于相关的著作，除了李叶明提及的英国人彼得·埃尔菲克写的《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一书外，还有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南侨总会战后出版的《大战与南侨》，许云樵教授主编、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





► 《星华义勇军战斗史》
原书封面

▼ 星华义勇军总部设在
原南侨师范学校（战后
是南侨女中）校园内。

